

## 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 及其影響

黃世錦\*

### 摘 要

湯漢撰《陶靖節先生詩集》，四卷。運用傳統訓詁註釋方法，繼承前人陶學成果，並益以己之陶學心得，對陶詩中的異文、詩題、音讀、比興、詞義、句義、人名等加以箋注和箋證，成傳世《陶集》首家注本。

此外，湯氏並對陶詩中部分詩篇，予以品騭和評論。其評論之旨歸，可歸納為「對陶淵明躬耕隱居，固窮守節，予以高度推崇」、「陶淵明恥仕二姓，有為晉室復仇之志」二者。湯《注》中的箋注考據，以及對部分詩篇的評論騭語，對後世《陶集》影響極為深遠。傳世重要《陶集》，多數受其直接或間接之影響，霑溉和潤澤，在湯氏陶學成果的紹述和繼承下，補苴罅漏，箋注校正，後出轉精，創獲開新。

傳世重要《陶集》受湯《注》直接影響者，有南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明·何孟春《陶靖節集》、清·吳瞻泰《陶詩彙注》、清·溫汝能《陶詩彙評》、清·陶澍《靖節先生集》和《陶靖節集注》；傳世《陶集》受湯《注》間接影響者，有元·劉履《選詩補註·陶詩》卷、明·凌濛初《陶靖節集》、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

關鍵字：陶詩、陶淵明、湯漢、李公煥、陶澍

---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 Essay on the Impact of *Collection of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f Tao Yuan-Ming* Written by Tang Han

Huang Shi-Jin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four volumes of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ao Yuan Ming* are written by Tang Han. He applied traditional hermeneutic and notational methods, as well as inherited the predecessor's results of studying Tao Yuan-Ming's poems, aided with what he has learned, and made some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the changes due to transcription by different people through different dynasties, pronunciation of words, title of poems, metaphor and inspiration, meaning of phrases, meaning of sentences, names, making the first book of not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 be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In addition, Tang Han made some comments and remarks about Tao Yuan Ming's partial poems. The purposes of his comments can be summed up into two different points, such as: "He highly praises Tao Yuan Ming's moral integrity of withdrawing from society and living in obscurity through cultivation in person, still maintain his righteousness even he is poor at that time" and "Tao Yuan Ming disgracefully to be an official under the two surnames of "Si Ma" & "Liu," with the ambition to revenge for the Jin Dynasty." The annota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 comments and frivolous remarks in the book of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ao Yuan Ming* have posed great influence to the books of younger generation with the title of "The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 The major books with the title of "The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mostly are under its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Under the inheritance of study results of Tao Yuan

Ming poems by Tang Han, the later generation of studying Tao Yuan-Ming's poems had filled up the cracks and stopped the leaks, and made more annotation and rectification to be more and more advanced, eventually the later generation broke through the stereotypes and opened up a new prospect.

The major books with the title of "The Collection of Tao Yuan Ming"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in which are under direct influence of Tang Han's book are *Collection of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f Tao Yuan Ming* written by Lee Gong Huan, *The collection of Tau Jing Jie* written by He Meng Chun in the Ming dynasty, *Compile of annotations of poems of Tao Yuan Ming* written by Wu Zhan Tai in the Qing dynasty, *Compile of criticisms of poems of Tao Yuan Ming* written by Wen Ru Neng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Series of Tau Jing Jie* and *Collection of annotations of Tau Jing Jie* written by Tao Shu in the Qing dynasty respectively; those books under indirect influence of Tang Han's book are *Annotation to the analects of Tao Yuan Ming* written by Liu Lu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collection of Tau Jing Jie* written by Lin Mong-Chu, *Notes of Poems of Tao Yuan-Ming in the Dong Shan Hut* written by Chiu Chia-Sui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he poems of Tao Yuan Ming, Tao Yuan Ming, Tan Han, Lee Gong Huan, Tao Shu



# 試論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的內涵 及其影響

黃世錦

## 一、前言

湯漢(1202-1272)，字伯紀，號東澗，卒諡「文清」，贈「正奉大夫」、「饒國公」<sup>1</sup>，江西安仁縣崇義鄉人。湯千從子。生於南宋·光宗嘉泰2年，卒於南宋·度宗咸淳8年，年71歲。性介節有守，恬於進取，與王應麟志趣相投，酬唱應答，聲氣相通。<sup>2</sup>初受真德秀賞識，致為賓客。<sup>3</sup>南宋·淳祐4年(1244)年43歲，進士及第。著有《東澗集》六十卷、《陶靖節先生詩集》四卷。<sup>4</sup>《宋元學案》言：

歷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陞太學博士，遷祕書郎。<sup>5</sup>

此外，元·方回《桐江續集》亦言：

後江西人凡為執政者，必請為象山山主以張其勢，雖誤國殘民如包恢亦與焉。自湯漢伯紀、徐霖景說死，而「象山之學」無聞。<sup>6</sup>

1 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江西省·安仁縣志·理學》言：「諡『文清』，特贈『正奉大夫』、『饒國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77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26，頁931。

2 清·黃宗羲撰，何紹基等校刊：《宋元學案·東澗學侶》言：「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84，頁1349。

3 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江西省·安仁縣志·理學》言：「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卷26，頁927。

4 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江西省·安仁縣志·理學》言：「漢介節有守，恬於進取者，著有文集六十卷。」下注云：「《通志》。按：『湯漢著名《東澗集》，又有《陶詩註》若干卷。』」卷26，頁931、932。

5 清·黃宗羲撰，何紹基等校刊：《宋元學案·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卷84，頁1348。

6 元·方回：《桐江續集·送家自昭晉孫自庵慈湖山長序》，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臺

南宋時期理學的發展，有「閩學」與「象山學」。「閩學」的代表為朱熹，「象山學」的代表為陸九淵。湯氏曾受詔充任「象山書院」堂長，薪傳「象山之學」，可知其學實主陸氏「心學」一脈。

湯氏之學，除繼承陸九淵「心學」外，其學亦受朱熹和呂祖謙影響。《宋元學案》載：

（王應麟）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sup>7</sup>

湯漢除擅於陸學外，實亦善治朱、呂之學。阮氏明紅《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亦言：

湯漢融會朱陸呂三家學之說是有根據的。湯漢善治朱呂陸三家，其學術思想實具有三家之長，故能搏得當時儒學界的推崇，一代「魁儒」，當之無愧。<sup>8</sup>

湯漢久經宦海，歷仕理宗、度宗二朝，仕途順遂，備受重用。曾官福建安撫使、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等要職，後以端明殿學士致仕。<sup>9</sup>歷任官職，直言進諫，為民喉舌，勇於任事，體現仁民愛物，道濟天下的儒者風範。《宋史·湯漢傳》載其〈疏論〉言：

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

---

北：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卷 31，頁 29。

<sup>7</sup> 清·黃宗羲撰，何紹基等校刊：《宋元學案·深寧學案》，卷 85，頁 1353。

<sup>8</sup> 阮氏明紅：《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頁 27。

<sup>9</sup> 據《安仁縣志》載，湯氏歷官「上饒主簿」、「江東轉運使」、「太學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提舉福建常平」、「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福建運判」、「寧國知府」、「提舉江西常平」、「吉州知州」、「江東運判」、「隆興知府」、「尚書左郎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太常寺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起居郎兼侍讀」、「工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致仕，特贈「正奉大夫」、「饒國公」。歷任地方與中央之要職，堪稱仕途順遂，宦極人臣之尊！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江西省·安仁縣志·理學》，卷 26，頁 927-931。按：「工部尚書」，從二品；「端明殿學士」，掌四方章奏，正三品；「正奉大夫」，文散官名，正四品；「饒國公」，爵位名，宋為第四等爵，從一品。由湯漢爵至從一品大員，仕途實可謂優遇順遂。此外，湯漢曾身兼「太子諭德」、「太子侍讀」，隨侍東宮，接近權力核心，此皆可見其宦途平順與寵遇之程度！

出入壺奧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sup>10</sup>

言辭激切，不畏不懼，慷慨陳詞，觸顏直諫，毫無奉承避諱，展現正直勇毅，公忠體國之氣節。除《宋史》載其仕履與〈封事〉、〈轉對〉、〈疏論〉外，《安仁縣志》亦載入湯氏部分〈轉對〉、〈疏論〉、〈入奏〉，此在《地方志》中較為罕見。足見湯氏德高望重，以一方學術重鎮，海內山斗之尊，備受世人崇敬景仰。如湯氏授太常博士後，〈轉對〉言：

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綱紀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彊，其藩籬必先固，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伴奩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起視四境，外侮又至矣！又何樂哉？」<sup>11</sup>

《明史》本傳與《方志》所載，其所對、所奏、所論，無不力陳誠意正心之道，修身絜己之方，孝悌謹愛之倫。藉以風喻感寤君上，扶持名教，鞏固封建倫理綱常，維護社會安定與上下尊卑之序。亟念君上勵精圖治，整軍經武，救亡圖存，親賢臣，遠佞人，辟邪說，謀國家社稷的長治久安。並時刻毋忘九州殘破，山河黯黯，百姓飄零，鼓舞宋帝與太子銳意進取，志存恢復，以興復中原為念！尤可貴者，湯氏並能親身踐履，除作育英才，倡導氣節，為一代儒宗外<sup>12</sup>；履歷官職，均能惠愛下民，哀憐疾苦，恤憫鰥寡，力行善政；對官吏中侵害百姓利益者，能不畏權勢，摒棄官官相護陋習，對失職官員予以糾舉彈劾。<sup>13</sup>處處展現經世濟民，仁惠百姓，體恤孤苦，悲天憫人的儒者胸懷！

<sup>10</sup>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438，總頁12978。

<sup>11</sup> 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江西省·安仁縣志·理學》，卷26，頁928、929。

<sup>12</sup> 清·黃宗羲撰，何紹基等校刊：《宋元學案·東澗門人·太學危貞白先生復之》言：「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太學生，師事湯東澗。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于詩。入元，累徵不起，隱紫霞山，學者私謚『貞白先生』。」卷84，頁1349。

<sup>13</sup> 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江西省·安仁縣志·理學》言：「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巖之、泉州守謝。」卷26，頁929。

所撰《東澗集》六十卷，久佚。《陶靖節先生詩集》，四卷。運用傳統訓詁註釋之法，吸取前人陶學成果，益以己之創見，成傳世《陶集》的首家注本<sup>14</sup>，影響後世陶學可謂極其深遠！在相關研究方面，阮氏明紅博士論文《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針對湯漢之生平、學術思想、詩文作品；以及《陶靖節先生詩集》的版本、註釋方法等，進行深入的分析與闡釋。論文並立專章，討論陶淵明的〈述酒〉詩，論述湯漢與其前、後，諸人以史證詩的學術方法。此外，本文「附錄」撰作〈湯漢年譜〉、〈湯漢詩文輯錄〉、〈南宋陶集刻本中的宋庠本異文輯錄〉、〈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異文總表〉、〈杜甫與陶淵明〉、〈越南古代詩歌中的陶淵明〉。均有助讀者對湯漢生平與學術活動之理解，其相關詩、文資料，幾可取足於此，不煩他索，提供資料檢索之便，利於讀者參酌徵引，頗具實用與參考價值！因阮氏為越南外籍生，所附〈越南古代詩歌中的陶淵明〉，尤裨於陶學界瞭解陶詩對古代越南詩歌的影響情況，擴大陶學研究者的域外視野，故筆者以為，此是本論文最具參考價值的部分！

由於阮氏論文，主要探討湯氏生平與學術活動，對《陶靖節先生詩集》的研究，亦多集中於其異文與版本，以及〈述酒〉詩「以史證詩」等方面之論述，對湯氏陶學的內涵與特色，或仍有值得探索的空間。此外，湯注作為今傳《陶集》的第一家注本，後世《陶集》多數受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陶學發展史上實具有極重要之地位！筆者有鑑於此，故撰為本文，期深入探討湯注的內涵，並透過對後代《陶集》的對勘與梳理，冀釐清湯注對後世《陶集》的影響情況，豁顯其在陶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

## 二、《陶靖節先生詩集》內涵探析

<sup>14</sup> 郭紹虞〈陶集考辨〉云：「費元甫注本《陶靖節詩》，宋·費元甫注，佚。」又云：「今人僅知有湯漢本，為《陶集》註釋之始，陶詩別刊之始，而不知費著已為之先矣！」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282。按：由於費元甫注本已佚，故湯漢注本乃成為陶學界所知的傳世《陶集》首家注本，於此謹加說明。

《陶靖節先生詩集》，四卷。其中，卷三收〈四時〉一首；卷四收〈種苗在東臯〉一首、〈問來使〉一首。此外，並收入〈桃花源記并詩〉、〈歸去來兮辭并序〉。其撰作時間，據「淳祐初元九月九日」識語<sup>15</sup>，可知梓行於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重陽佳節，湯漢是年 40 歲，為中年所作。鍾優民《陶學發展史》評言：

宋代關於《陶集》的注釋，在唐代《文選六臣注》對八詩一文考辨的基礎上，開始步入全面、系統箋注的新階段，成績卓著者首推湯漢、李公煥兩位陶學家。湯漢撰有《陶靖節詩注》四卷，淳祐初元刻印，其注陳義甚深，不乏新解。<sup>16</sup>

本文討論的《陶靖節先生詩集》，原為乾隆 50 年（1785）九月十日吳騫重刻本。<sup>17</sup>其所據版本，乃乾隆 46 年（1781）鮑以文於吳中所得之本。據吳氏〈跋〉言：

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予「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眎。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跋·頁 1）

本書即吳氏「拜經樓」以宋本重雕之本。<sup>18</sup>書前，附「陶淵明墓山」與「陶淵明屋」地圖【圖一】、「陶淵明祠」地圖【圖二】；乾隆丙午秋日（51 年，1786），張燕昌摹「靖節先生象」【圖三】與〈記〉；方薰摹宋何秘監畫「陶靖節先生小像」【圖四】。

<sup>15</sup> 晉·陶潛撰，宋·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集》（光緒乙酉年會稽章氏刊本），頁 1。按：以下引文，若見於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者，將不再另行註解，將直接於其後註明卷數、頁數，於此謹加說明。

<sup>16</sup>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頁 97。

<sup>17</sup> 吳騫〈跋〉言：「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跋·頁 1）按：「旃蒙大荒落」，「旃蒙」為「歲陽」，對應的「天干」為「乙」；「大荒落」為「太歲年名」，對應之十二辰為「巳」，故知本書重刻於乾隆 50 年，歲次乙巳。又，「小重陽日」為重陽節後一日，即農曆九月十日。

<sup>18</sup> 按：傳世湯注，有「淳祐元年」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注》，現藏北京圖書館。晉·陶潛撰，宋·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0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本文以「光緒乙酉年會稽章氏刊本」為討論之本，乃因此本以吳騫「拜經樓本」重雕，而吳本乃據宋本重刊，故其祖本實為宋本。此外，吳騫重刻本在清代影響力頗大，道光間陶澍撰《靖節先生集》和《陶靖節集注》，所據之本即吳騫拜經樓本，有助探討陶氏受湯漢陶學的影響情況。再則，章氏刊本除如吳騫重刻本於書前增入「靖節先生象」、「陶淵明墓山圖」等外，書後並附元·吳正傳《詩話》、元·黃晉卿〈筆記〉與吳騫〈識語〉，可供參考資料實更為豐富，故本文以章氏刊本為討論對象，於此謹加說明。

此外，並附有吳騫隸書「贊語」【圖五】，章法嚴謹精整，直有行，橫有列，儼若布算；書風秀逸清雅，溫潤蘊藉，風格近於《禮器碑》和《乙瑛碑》，屬於「帖學」一路。

吳氏拜經樓重刻本，光緒乙酉年（11年，1885）會稽章氏重雕，書名《陶靖節詩注》。由於吳氏重刻本梓行於乾隆50年，張燕昌「靖節先生象」與〈記〉，成於乾隆51年；此外，方薰「陶靖節先生小像」，亦繪於吳氏重刻本梓行後，可知均為章氏重刊時所補入。章氏重刻本其中〈雜詩十二首〉，雖題云「十二首」，實僅11首，（卷4·頁5）缺第十二首〈嫋嫋松標崖〉，而將本首移置於〈歸去來兮辭并序〉後（卷4·頁13），此亦仍吳騫拜經樓本之舊。惟校讎不甚精審，〈歸園田居〉詩題誤為〈歸田園居〉（卷4·頁14），多有錯字<sup>19</sup>、避諱改字及避諱缺筆的現象。

以下，將就湯注的內涵，作深入的分析與探索，以清晰呈現其撰旨和內容特色。其撰述內涵，歸納如下：

### （一）對陶詩的詩題與詩句，加以箋注箋證

湯注的重要述旨之一，在對陶詩的詩題和詩句，加以箋注、箋校和箋證，以發明陶詩的詩意，闡發其詩旨。撰中箋注和評論語均置於詩句下，以雙行小字的形式呈現。分述如下：

#### 1、校注異文

湯注中校注異文之條，若取梓行於南宋·光宗紹熙3年（1192）「曾集本」對勘<sup>20</sup>，其中166條，實出於「曾集本」；此外，湯氏援他本《陶集》加以校注者，5條。合計171條。

##### （1）徵於「曾集本」者：

<sup>19</sup> 書中之錯字：「多謝綺與角」，「角」字為「角」字之誤（卷2·頁9）；「二允纔數齡」，「允」字為「胤」字之誤（卷2·頁10）；「百事當誰傳」，「事」字為「世」字之誤（卷3·頁5）；「顧凱之」，「凱」字為「愷」字之誤（卷3·頁11）；「驅馬高蓋」，「驅」字為「駟」字之誤（補註·頁15）。

<sup>20</sup> 宋·曾集：《陶淵明詩·序》言：「紹熙壬子立冬日贛川曾集題。」可知「曾集本」梓行於南宋·光宗紹熙3年（1192）。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3。

如〈時運一首并序〉，「宇曖微霄」下，注云：

一作餘靄微消。(卷1·頁2)

「曾集本」云：

一作餘靄微消。<sup>21</sup>

又，〈乞食一首〉，「饑來驅我去」下，注云：

一作出。(卷2·頁4)

「曾集本」云：

一作出。<sup>22</sup>

又，〈責子一首〉，「阿舒已二八」下，注云：

一作十六。(卷3·頁10)

「曾集本」云：

一作十六。<sup>23</sup>

以上湯注校注異文之條，實徵引於「曾集本」。

## (2) 湯氏之箋注者：

湯氏援「韓子蒼本」加以校注者，如〈述酒一首〉，「平王去舊京」，「王」字下，注云：

從韓子蒼本，舊作生。(卷3·頁10)

「舊作」即曾集本《陶淵明詩》，作「平生去舊京」。<sup>24</sup>又，〈乞食一首〉，「談諧終日夕」，「諧」字下，注云：

一作語。(卷2·頁4)

<sup>21</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4。

<sup>22</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9。

<sup>23</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19。

<sup>24</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18。

「曾集本」云：

一作諧語。<sup>25</sup>

湯氏援「韓子蒼本」，校訂「曾集本」之異文。<sup>26</sup>

## 2、箋注詩題

湯注中，詩題下有箋注或評語者，計 9 首。其中，徵於「曾集本」者，5 首；援引前人說法者，2 首；湯氏之箋注成果者，2 首。

(1) 徵於「曾集本」者：

〈示周祖謝一首〉、〈連雨獨飲一首〉、〈述酒一首〉、〈責子一首〉、〈四時一首〉。

如〈連雨獨飲一首〉詩題下，注云：

一作連兩人絕獨飲。(卷 2·頁 6)

「曾集本」云：

一作連兩人絕獨飲。<sup>27</sup>

湯氏對本詩詩題之箋注，實徵引於「曾集本」。又，〈四時一首〉詩題下，注云：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劉斯立云：「當是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絕，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卷 3·頁 11)

「曾集本」詩題下，注云：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詩後注云：

<sup>25</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頁 9。

<sup>26</sup> 此外，湯氏援「韓子蒼本」校訂「曾集本」之異文者：〈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正夏長風急」下，注云：「一作生。」(卷 3·頁 3)「曾集本」作「一作至。」(曾集本·頁 15)；〈飲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三〉，「日沒燭當秉」下，注云：「一作獨何炳。」(卷 3·頁 7)「曾集本」作「一作當秉。又作燭當炳。」(曾集本·頁 17)；〈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二〉，「鶻鵝見城邑」，「鶻」字下，注云：「當作鶻鶻。」(卷 4·頁 9)「曾集本」作「一作鳴鶻。」(曾集本·頁 24)

<sup>27</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頁 10。

劉斯立云：「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絕，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sup>28</sup>

湯氏對本詩詩題之箋注，實出於「曾集本」，並襲其誤「顧愷之」為「顧凱之」。

### (2) 援引前人說法者：

援引部分「曾集本」和蔡條之說。〈歸園田居·種苗在東臯〉詩題下，注云：

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卷4·頁14）

「曾集本」云：

或云此篇江淹雜擬，非淵明所作。<sup>29</sup>

湯氏據「曾集本」成說，並補苴己之陶評意見。又，〈問來使〉詩題下，注云：

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卷4·頁14）

「曾集本」云：

南唐本有此一首。<sup>30</sup>

湯氏說法，實稽於宋·蔡條《西清詩話》，為前人學術成果的繼承。蔡氏言：

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一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sup>31</sup>

蔡條《西清詩話》已考，〈問來使〉乃後人據李白〈潯陽感秋〉詩所撰之偽作，湯氏說法實前有所承，非其覃思獨見處。

### (3) 湯氏之箋注者：

〈雜詩十二首·嫋嫋松標崖〉詩題下，注云：

<sup>28</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19。

<sup>29</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8。

<sup>30</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8。

<sup>31</sup> 宋·蔡條撰：《西清詩話》，收入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293、294。

東坡〈和陶〉無此篇。(卷4·頁13)

湯氏考據以為東坡〈和陶〉無此篇。又，〈詠二疏一首〉詩題下，注云：

「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卷4·頁6)

湯氏言「二疏」知足知止，急流勇退；「三良」為秦穆公陪葬，獻身君臣大義；荊軻行刺秦王，懲強除暴，卒以身殉。皆是陶淵明借史述懷，託古以自見，表達其士之不遇，滿懷理想與用世之志，決裂官場，歸耕隴畝的慨嘆和無奈！

### 3、箋注音讀

湯注中，其對部分陶詩的讀音加以箋注者，分述如下：

#### (1) 反切法：

「反切」，指利用兩個字來拼出一個字的讀音，上字取聲，下字取韻和調。傳世《陶集》最早利用反切法，箋注陶詩的讀音者為「曾集本」。1 條。〈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荊扉晝常閉」下，「曾集本」云：

閉，音必結反。<sup>32</sup>

湯注云：

閉，音必結反。(卷3·頁2)

湯氏以反切法箋注陶詩的讀音，實繼承於「曾集本」。

#### (2) 直音法：

以同讀音之字，標注被注音字的音讀，即「直音法」。傳世《陶集》最早以直音法，標注陶詩的讀音即湯注，5 條。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三〉詩後，「爰有瑤流」之注，「瑤」字下，注云：

音遙。(卷4·頁8)

又，〈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四〉詩後，「崑山上多丹木」之注，「崑」字下，注云：

<sup>32</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14。

音密。(卷4·頁8)

#### 4、箋注詩之比興

傳世《陶集》中，最早論及陶詩比興者即湯注，2條。〈詠貧士七首·其一〉，「已矣何所悲」下，注云：

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緣飛翻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卷4·頁5）

運用比興象徵的手法，藉孤雲和倦鳥的形象，比喻貧士孑然一身，孤苦無依的處境。襯托出貧士孤高淡遠，不慕榮華，凌空出世，高潔磊落的品格。又，〈擬古九首·其六〉，「為君作此詩」下，注云：

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卷4·頁2）

湯氏以「興而比」箋注本詩前四句之比興，因其學亦深承於朱熹（1130-1200），故筆者以為應受有《詩集傳》的影響。朱熹《詩集傳》箋注《詩經》，於各詩章後均標注詩之比興，以明其藝術表現手法，發微其詩旨。如〈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其一）

〈桃夭〉三章，「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下，均注言「興也。」<sup>33</sup>

除賦、比、興外，《詩經》篇中亦有「賦而比」、「賦而興」、「興而比」兼用者。如《詩集傳·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其一）

〈漢廣〉三章，「不可方思」下，均注言「興而比也。」<sup>34</sup>足見湯氏以「興而比」箋注本詩前四句，以四季長青的松柏起興，比其傲霜鬥雪，歲寒不凋的堅毅特質；藉以隱喻詩人堅貞不渝，固窮守節的品性，實受有朱熹《詩集傳》的影響。

<sup>33</sup> 南宋·朱熹：《詩集傳》（臺北：學海出版社，2001），卷1，頁5。

<sup>34</sup> 南宋·朱熹：《詩集傳》，卷1，頁6。

## 5、箋注詞義

湯注中，對陶詩詞義之箋注，以發明詩之辭義者，分述如下：

### (1) 稽於文獻以箋注者：

徵引《漢書》、《淮南子》、《太玄》、《山海經》、劉歆〈移太常書〉、〈楊惲書〉等文獻。如〈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懸車斂餘暉」下，注云：

《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卷2·頁8)

徵引《淮南子》的記載，以箋注「懸車」之辭義。又，〈飲酒二十首·其九〉，「倒裳往自開」下，注云：

顛衣倒裳，本《太元》。(卷3·頁6)

《太元》即《太玄》，西漢·揚雄撰。避清·康熙帝玄燁諱，故改「玄」為「元」。徵引《太玄》的記載，以箋注「倒裳」之辭義。

### (2) 湯氏之箋注者：

湯氏己身箋注陶詩詞義的成果，如〈歲暮和張常侍一首〉，「驟驥感悲泉」下，注云：

「悲泉」，見前；「驟驥」，言白駒之過隙也。(卷2·頁9)

箋注「悲泉」、「驟驥」之辭義。又，〈述酒一首〉，「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下，注云：

「雙陵」，當是言安、恭二帝陵；「三趾」，似謂鼎移於人。(卷3·頁10)

箋注「雙陵」、「三趾」之辭義。

## 6、箋注句義

湯注中，對陶詩句義之箋注，以發微陶詩的句義者，分述如下：

### (1) 稽於文獻以箋注者：

徵引《山海經》、《穆天子傳》、《春秋傳》、《詩經》、《楚辭》、《莊子》、《荀子》、《淮南子》、《國語》、《說苑》、《新序》、《史記》、《漢書》、〈韋玄成詩〉、〈薦禰表〉、

班固〈幽通賦〉、〈曹子建詩〉、〈太白詩〉等《經》、《史》、《子》、《集》相關文獻。如〈擬古九首·其八〉，「吾行欲何求」下，注云：

《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卷4·頁2）

徵引《說苑》記載，以箋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之句義。又，〈詠荊軻一首〉，「宋意唱高聲」下，注云：

《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卷4·頁7）

援引《淮南子》記載，以箋注「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之句義。

### （2）援前人說法以箋注者：

援引韓子蒼和蔡澤之說。〈移居二首·其二〉，「無為忽去茲」下，注云：

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也。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卷2·頁6）

援韓子蒼說，以箋注「無為忽去茲」的句義。又，〈詠二疏一首〉，「功成者自去」下，注云：

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卷4·頁6）

引蔡澤言，以箋注「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的句義。

### （3）湯氏之箋注者：

湯漢己身對陶詩句義的箋注成果，如〈停雲一首并序〉，「平陸成江」下，湯注云：

二句蓋寓颺回霧塞，陵遷谷變之意。（卷1·頁2）

箋注「八表同昏，平陸成江」之句義。又，〈九日閒居一首并序〉，「空視時運傾」下，注云：

「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之事。（卷2·頁2）

箋注「空視時運傾」之句義。又，〈擬古九首·其八〉，「吾行欲何求」句下，注云：

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罷遠游也。(卷4·頁2)

箋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之句義。

## 7、箋注人名：

湯注中，對陶詩中人名之箋注者，分述如下：

### (1) 徵於「曾集本」者：

1 條。〈贈羊長史一首并序〉，「作此與之」下，注云：

羊名松齡。(卷2·頁8)

「曾集本」云：

羊名松齡。<sup>35</sup>

湯注以「羊長史」為「羊松齡」，實本於「曾集本」。

### (2) 稽於文獻以箋注者：

徵引《山海經》、《三國志》。如〈詠貧士七首·其七〉，「昔在黃子廉」下，注云：

〈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卷4·頁6)

徵引《三國志·黃蓋傳》記載，以箋注黃子廉的仕履和事蹟。又，〈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精衛銜微木」下，注云：

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卷4·頁9)

徵引《山海經》記載，箋注精衛原名女娃，鏗而不捨，常銜西山木石，欲堙填東海的原因。

### (3) 湯氏之箋注者：

湯氏對陶詩中相關人物的箋注成果，如〈命子一首〉，「眷予愍侯」下，注云：

陶舍。(卷1·頁5)

<sup>35</sup>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12。

箋注詩中之「愍侯」，為西漢開國功臣陶舍。又，〈與殷晉安別一首并序〉，「後作太尉參軍」下，注云：

太尉，劉裕。(卷2·頁8)

箋注〈序〉中之太尉，乃指劉裕。

## 8、箋注寫作時間

湯注中，對陶詩寫作時間之箋注者，僅1條。〈飲酒二十首·其十九〉，「亭亭復一紀」下，注云：

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詩〉，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卷3·頁8)

湯氏以陶淵明辭彭澤令，賦〈歸去來兮辭〉，決裂官場，歸耕隴畝，養真衡茅，在義熙元年乙巳(405)時年41歲。由「亭亭復一紀」語，可知〈飲酒詩〉寫作時間，大約在回歸園田居，躬耕南畝後的義熙12、13年間，淵明年52、53歲時。對本詩的撰作時間，淵明年齒加以箋釋考論，表其陶學一家之言。

## (二) 對部分陶詩的意涵，加以品騭評論

《陶靖節先生詩集》中，湯氏亦就其中部分詩篇，加以品騭和評論。其評騭語均置於詩句下，寓評於注。湯注的評論旨歸，可歸納為二：

### 1. 對陶淵明躬耕隱居，固窮守節，予以高度的推崇

淵明思想淵源出入儒、道，少壯時神采飛揚，積極進取，撫劍行游，慨然有道濟蒼生、澄清天下的用世之志。然處於兵戈不息的亂世，門閥制度森嚴，政治社會黑暗險惡；雖屢為戚戚生活所蹙，投耒學仕，然官卑職小，俸祿微薄，仕途乏味；時仕時隱，躑躅去就，內心充滿糾葛矛盾，無緣展其經世長才。蕭統〈陶淵明傳〉言：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sup>36</sup>

蕭統以其早年多次出仕，屈於小吏，薄於微俸，勞形案牘，行役宵征，實為偃蹇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仕宦。終於，陶淵明賦〈歸去來兮辭〉，懷著由矛盾而調和澈悟的心靈，徹底決裂官場，揮別濁世紅塵，回歸園田居，躬耕隴畝，守拙淡遠，隱居自適。

辭彭澤令棄官歸廬後，日夕與田夫樵子相從，親嘗耕作艱苦，收穫喜樂；養真衡茅，棲遲山林，在亂世中固窮守節，堅守躬耕隱居之志。蕭統《陶淵明集·序》言：

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sup>37</sup>

蕭統以「安道苦節」評價陶淵明，實為後世歌頌其棄官歸隱，養真衡廬，躬耕自資，固窮守節，導夫先路，作之先聲。後期二十餘年的田園生活歲月，淵明雖貞志不休，顛沛自勵，植桑樹麻，勤稼戮穡，猶不免於飢寒凍餒，面臨生活的匱乏困頓。然而，依賴先師遺訓，賢哲懿範，夙昔典型，風簷展書讀，古道猶照今顏。使其依然堅持躬耕隱居，安貧樂道，君子固窮的節操。

受蕭統影響，湯氏對陶淵明揮別官場，歸耕隴畝，守拙園田，安貧樂道，固窮守節的高潔品格，亦給予高度的肯定和評價！如〈飲酒二十首·其十八〉，「何嘗失顯默」下，注云：

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卷3·頁8）

湯氏以篇內自證，以陶注陶的方式驚論本詩。篇中的揚雄、〈傳〉中的五柳先生，實為淵明自況之辭，為其己身人格行事的寫照！二者皆嗜酒，然家貧不能常得，惟賴親舊故友接濟，方能稍慰酒歡。揚雄「觴來為之盡」，五柳先生「造飲輒盡」的真情

<sup>36</sup> 南朝梁·蕭統：〈陶淵明傳〉，收入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頁370引。

<sup>37</sup> 南朝梁·蕭統：《昭明太子集·陶淵明集·序》（臺北：中華書局，1966），卷4，頁5。

舉止，形象刻畫出二人誠摯爽直，毫不矯飾，淳樸率真的性格。此外，並折射出其不慕榮利，安貧樂道，固窮守節，甘於貧賤的情懷；隱約表達淵明不為飢寒所累，物慾所誘，蔑棄榮華，遠離濁世，不復再仕的決心！

又，〈詠貧士七首·其一〉，「已矣何所悲」下，注云：

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緣飛翮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卷4·頁5）

湯氏以為，淵明以比興手法，描寫孤雲和倦鳥二種物象，歌詠貧士，藉以自喻。世人莫不有託，汲汲鑽營，攀緣權貴，謀求晉身之階。貧士卻如孤雲行空，隻鳥出林，遺世獨立，毫無依傍，孑然獨處。詩人處境困頓，流離無依，忍飢受寒，備嘗艱辛；但卻安貧樂道，志趣高潔，君子固窮，砥礪士節，不因環境顛沛偃蹇，而有絲毫改變。縱使世無知音，無人相賞己之襟懷與理想，亦不悲慨自傷，流連歧路，徘徊躊躇。

又，《陶靖節先生詩集·自序》，湯氏按語言：

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唯忍于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序·頁1）

湯氏以為，陶詩中的抒情述懷，吟詠喟嘆，多數在描述其飢寒困頓，安貧樂道，君子固窮之志。唯能安於貧賤，忍受飢寒試煉，才能憂道不憂貧，簞食瓢飲，達觀處事，心存節義。如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採薇高歌，終至餓死，執守善道，雖死其猶不悔。世人往往追求功名，貪慕富貴，攀緣豪勢，恬不知恥，高談名節，空言道義，以古代安貧樂道，固窮守節之士，比擬自居。其士節殆盡，奔逐趨競，唯利是圖，縱然言之諄諄，亦不足加以稱許信賴。

## 2、陶淵明恥仕二姓，有為晉室復仇之志

義熙元年乙巳歲（405），陶淵明辭彭澤令，賦〈歸去來兮辭〉，自此與黑暗險惡的官場，送往迎來的紅塵濁世，徹底揮別決裂。歸隱田園，躬耕南畝，隱居以終，

不復再起。對其毅然辭官歸隱，終身不再復出的原因，六朝史家及文士普遍以為，乃因陶淵明忠於晉室，恥仕二姓之故。沈約《宋書·隱逸傳》言：

自以曾祖晉室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sup>38</sup>

此外，蕭統〈陶淵明傳〉亦言：

自以曾祖晉室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sup>39</sup>

沈約以來的六朝文士，多以易代之感、興亡之事說陶詩，以為陶淵明棄官歸田，躬耕自資，浪莽林野，隱居自適，終身不再出仕。乃因曾祖陶侃曾貴為晉室宰輔，淵明沐浴忠義家風，義不侍二主，不願降志辱身，以保忠臣後代的名節。降及南宋，朱熹亦評言：

陶元亮自以晉室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sup>40</sup>

在沈約、蕭統和朱熹陶評的影響與啟迪下，湯氏撰《集》亦以易代之感、興亡之事、恥仕二姓評鶯陶詩。如〈述酒一首〉，「彭殤非等倫」下，注云：

夫淵明之歸田，本以避易代之事，而未嘗正言之。至此則主弑國亡，其痛疾深矣！（卷3·頁10）

又，〈雜詩十二首·其三〉，「憶此斷人腸」下，注云：

此篇亦感興亡之意。（卷4·頁3）

又，〈贈羊長史一首并序〉，「精爽今何如」下，注云：

天下分崩，而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游耳。遠矣，深哉！（卷3·頁9）

<sup>38</sup> 南朝齊·沈約：《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93，頁1108。

<sup>39</sup> 南朝梁·蕭統：〈陶淵明傳〉，收入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10，頁362引。

<sup>40</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諸本評陶彙集》（臺北：華正書局，1996），頁315引。

湯氏在六朝文士和朱子陶學成果的繼承下，除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評論陶詩外，更進一步認為淵明意存興復晉室之念，有為晉室復仇之志。湯注〈序〉言：

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每寄情于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荊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  
(序·頁1)

傳世《陶集》以淵明心懷為晉室復仇之志，欲求得刺客如荊軻者，倣張良狙擊始皇，輔高祖滅秦為韓報讎，實以湯漢此說為最早，並對後世《陶集》評陶，產生極深刻的影響！

筆者以為，湯漢此說，實與其個人所處時代環境，身世遭遇密不可分。湯氏撰《集》於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40歲盛壯時。此際，南宋朝面臨的政治社會環境，形勢極為嚴峻。北方中原故地，先後亡於金朝與蒙古，久淪異族統治。蒙古滅金後，鐵騎金戈直指南宋王朝，雖有名將杜杲，孟璟、孟珙、孟瑛兄弟三人，力挽狂瀾，抵禦外侮，屢敗蒙軍，局勢暫獲穩定。內則權奸當道，政治紊亂，朝綱渙散，秦檜、史彌遠、賈似道先後當權，結黨營私，殘害忠良，隳壞朝政。國家存亡，民族絕續，面臨亙古未有的危機；華夏文化，道統承傳，遭逢千載之變局，形勢危殆，峻於累卵！湯氏志存興復之念，銳意恢復中原，希望有仁人志士如荊軻者，行刺蒙古皇帝，轉變當時嚴峻的國勢；誅殺奸邪，替天行道，拯濟蒼生，懲強除暴，還以世間一縷浩然正氣。此實其內心情感的投射，理想之所寄寓！對湯漢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有為晉室復仇之志品價陶詩，今學者多數持商榷意見。如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言：

以淵明與屈原、豫讓、張良等並論，未免不倫。淵明之隱居不出，厭惡劉宋，不願降志辱身自是一因；但久居樊籠，欲返自然亦是一因。故其詩賦雖寓易代悲慨，卻並無為晉室復仇之決心，更遑論實際行動！<sup>41</sup>

<sup>41</sup>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頁179、180。

由《宋史》本傳與《安仁縣志》記載，湯漢實為正直敢言，重視氣節，心繫蒼生，德才兼備的醇儒。其以恥仕二姓，復仇之志說陶詩，為己身的政治與社會理想服務，寄託對山河殘黯，社會動盪，百姓飄零，忠良受害；群邪魍魎，爭名逐利，世道沈淪，文教頹衰，內心深摯的悲苦和憤懣！實有當時政治與社會環境、個人身世遭際、理想寄寓的感情因素，值得後人加以尊重、理解和同情！

### 三、本書對後世《陶集》的影響

湯氏《陶靖節先生詩集》梓行後，對後世陶學的發展，影響可謂既深且遠！後世具影響力的重要《陶集》，多數受其潤澤霑溉，在其陶學成果的繼承和影響下，補苴罅漏，箋注校正，創獲開新，推進陶學的發展。湯注對後代《陶集》的影響，可以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觀之：

#### （一）直接影響

後世《陶集》受湯注直接影響者，有南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明·何孟春《陶靖節集》、清·吳瞻泰《陶詩彙注》、清·溫汝能《陶詩彙評》、清·陶澍《靖節先生集》和《陶靖節集注》。分述如下：

#### 1、南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

李公煥生卒年、事蹟均不詳，南宋末年江西廬陵人。所撰《箋註陶淵明集》對後世陶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元代以後，迄於清世，傳世著名《陶集》多數以本書為撰述時之底本，受其學術成果的啟發和影響，在陶學發展史上，實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性地位。

《箋註陶淵明集》，十卷。其據以箋注校訂的底本，即湯氏《陶靖節先生詩集》。袁行霈《陶淵明研究》言：

我曾將此本與湯漢注本詳加比較，李公煥箋注本顯然是湯漢注本的擴充，在湯注之外又搜集了諸家的評析。<sup>42</sup>

筆者統計，李注中箋注《陶集》的詩句，稽於湯注者，計 34 條；此外，諸詩、文後多數附有諸家評論文字，其徵於湯氏者，計 33 條。合計 67 條。由於古人撰述無註明出處的習慣，故所援湯氏箋注，均未標明本稽於湯注。至於詩後的評論驚語，明確標注「東澗曰」或「湯東澗曰」者，亦僅 15 條，須以湯注仔細對勘，方能了然其從出。湯注對李氏陶學的影響，包括詩題、音讀、比興、字詞義的箋注，乃至評驚陶詩的內涵與興寄等，均不離湯氏之範疇。如〈四時〉詩題下，李注云：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sup>43</sup>

李氏對〈四時〉詩題之箋注，明顯繼承於湯注。又，〈責子〉詩題下，李注云：

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sup>44</sup>

湯注云：

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或俟作侯，佟作俗。（卷 3·頁 10）

李注對〈責子〉詩題之箋注，明顯亦因襲於湯注，受湯氏學術方法與研究成果的影響。

在音讀方面，〈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荆扉晝常閉」下，李注云：

閉，必結切。<sup>45</sup>

李氏以反切法箋注陶詩的讀音，明顯由湯注徵引而來。此外，受湯氏的影響，李注中亦以直音法標注陶詩的讀音，達 13 條。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四〉，「迺在崑山陽」，「崑」字下，李注云：

<sup>42</sup> 袁行霈：〈宋元以來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98。

<sup>43</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48。

<sup>44</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45。

<sup>45</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04。

音密。

李注明顯承襲於湯注，其以直音法標注陶詩被注字的讀音，實由湯氏啟發而來。

在箋注陶詩之比興方面，李氏徵引湯漢和高元之說，共 3 條<sup>46</sup>；其中 2 條，乃援於湯氏，受其影響實深！〈詠貧士七首·其一〉詩後，李氏引湯漢語言：

**湯東潤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緣飛翫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sup>47</sup>

李氏援湯漢箋注評論語以評論本詩，移湯注為詩後的驚語，實化注為評。又，〈擬古九首·其六〉詩後，李氏引湯漢語言：

**湯東潤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sup>48</sup>

李氏化湯注為評語，以比興說陶詩，實受湯氏陶學深刻的影響。

在箋注陶詩的詞、句義方面，湯注對李注亦多有影響。如〈於王撫軍座送客〉，「懸車歛餘暉」下，李注云：

**《淮南子》：**「日至悲泉，是謂懸車。」<sup>49</sup>

徵引《淮南子》，以箋注「懸車」的詞義，此實源於湯注。（卷 2·頁 8）又，〈停雲〉，「平陸成江」下，李注云：

**二句蓋寓颺回霧塞，陵遷谷變之意。**<sup>50</sup>

箋注「八表同昏，平陸成江」之句義，實亦本於湯說。（卷 1·頁 2）

在對陶詩的內涵加以品驚評論，以發微其詩旨，領略其言外之意，李氏對湯注亦多有稽援與繼承。如〈歸園田居六首·其三〉詩後，李氏引蘇軾語言：

<sup>46</sup> 南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停雲》詩後，李氏引高元之語言：「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意也。」卷 1，頁 35。

<sup>47</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4，頁 172。

<sup>48</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4，頁 155、156。

<sup>49</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2，頁 85。

<sup>50</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1，頁 34。

東坡曰：「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sup>51</sup>

李氏所引蘇軾論驚語，實援稽於湯注，非徵於蘇軾之著述。「但使願無違」下，湯注云：

東坡云：「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卷2·頁3）

此外，湯注對〈讀山海經十三首〉除〈其一〉與〈其十三〉外，均徵引《山海經》或《穆天子傳》記載，對各詩的神話內涵加以箋注或校釋，開啟陶詩神話世界的鎖鑰，此亦全為李注所繼承，惟未明言其實本援於湯注。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五〉詩後，李注云：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sup>52</sup>

「惟酒與長年」下，湯注云：

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卷4·頁8）

所援《山海經》記載以箋注評論者，非稽於《山海經》原著，實乃徵於湯注，引用二手資料。

尤值注意者，湯氏受沈約、蕭統等影響，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說陶詩；在所處時代環境，身世遭遇的悲慨憤懣中，孕育出淵明欲為晉室復仇的想像，藉以投射感情，寄寓隱衷和理想，均全為李氏所繼承！如〈擬古九首·其九〉詩後，李氏引湯漢語言：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可復聘，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sup>53</sup>

「今日復何悔」下，湯注云：

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可復聘，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卷4·頁2、3）

<sup>51</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2，頁63。

<sup>52</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4，頁189。

<sup>53</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4，頁158。

李氏因襲於湯氏，惟改湯注為評論。又，〈雜詩十二首·其三〉詩後，李氏引湯漢語言：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sup>54</sup>

「憶此斷人腸」下，湯注云：

此篇亦感興亡之意。（卷4·頁3）

李氏援於湯氏，惟移注為評。又，〈歲暮和張常侍〉詩後，李氏引湯漢語言：

湯東澗曰：「陶公不事易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sup>55</sup>

李公煥主要活動於宋末元初，親眼目睹南宋王朝帝王昏聩，權奸當道，導致九州殘破，故園沈淪，偏安政局，風雨飄搖；烽火遍起，百姓流離，孤壕待援，野有餓殍，生民朝不保暮；華夏道統，失路淪湮，文化薪傳，欲絕儼如絲縷，內心充滿悲憤與愁苦！其故國之念、山河之思、興復之想、宇內昇平願夢與湯氏實無二致。故其注陶評陶，迺引湯漢為知己同調，援湯說以證己襟懷，借湯氏酒杯，澆己胸中鬱壘；抒發易代之際，知識份子動輒得咎，難以言宣的憤懣悲苦，避免觸及當朝忌諱，冀在亂世中全身保真。此實與湯氏相同，和其所處時代環境，身世遭際的因素密不可分！

## 2、明·何孟春《陶靖節集》

何孟春（1474-1536），字子元，號燕泉，卒諡「文簡」，湖南郴州人。生於明·憲宗成化10年，卒於明·世宗嘉靖15年，年63歲。學問博洽，工詩、文，少游李東陽門下，為「茶陵詩派」柱石。歷任太僕卿、雲南巡撫、吏部右侍郎諸要職。進諫觸顏，乃遭貶官，至於削籍。著有《餘冬敘錄》、《餘冬詩話》、《何文簡疏議》、《陶靖節集》等。

<sup>54</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4，頁160。

<sup>55</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2，頁91。

《陶靖節集》，十卷。書中除徵引大量前人舊注外，並廣徵《經》、《史》、《子》、《集》，及前人評陶文字以箋注箋證陶詩。全書資料賅博，薈萃眾說，考證翔實，寓評於注，視野可謂開闊；此外，何氏並以「春按」的形式，表現己身箋注之成果，學陶心得與一家之言。<sup>56</sup>本書所據底本，即李氏《箋註陶淵明集》。書末，何氏識言：

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為述作家也，是故余重為整比之。<sup>57</sup>

何氏因對李注不滿，故重為整比編次，補苴糾謬，校誤正訛，廣所未備，撰為新注。全書徵於李氏者，筆者統計達 477 條，在何注中幾佔近半的箋注比例，受李注陶學影響深遠，於此實見其端倪！

在受湯氏陶學影響方面，筆者以為何氏初撰注時，因未及見湯注，故援李注為撰述依據；書中相關湯氏箋注考據與論鶩之語，初稿時全稽於李氏。如〈九日閒居〉，「空視時運傾」下，何注云：

李公煥曰：「『時運傾』，指易代之事。」

「淹留豈無成」下，何注云：

李公煥曰：「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彼，則得於此；後『棲遲詎為拙』，亦同。」<sup>58</sup>

事實上，此箋注評論實非李公煥語，乃湯漢的陶學成果。「空視時運傾」下，湯注云：

「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之事。

「淹留豈無成」下，湯注云：

<sup>56</sup> 如，〈詠貧士七首·其一〉，「已矣何所悲」句下，何氏注云：「春按：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而淵明一切任之，其真樂夫天命而不疑者歟？」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廈門大學圖書館藏稀見史料（一）》第 1 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卷 4，頁 1-119。

<sup>57</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 1 冊，卷 10，頁 1-303。

<sup>58</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 1 冊，卷 2，頁 1-43。

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彼，則得於此矣！後「棲遲詎為拙」，亦同。（卷2·頁2）

可知，何氏實援李注為撰述之依據，故誤以湯說而為李論。

《陶靖節集》中，湯氏的箋注與賞鑒語，因何氏據李注為底本，徵引於二手資料，故未明確標示出於湯注者，共 62 條。如〈移居二首·其一〉，「奇文共欣賞」下，何注云：

奇文，見〈王褒傳〉。<sup>59</sup>

李注云：

奇文，見〈王褒傳〉。<sup>60</sup>

湯注云：

奇文，見〈王褒傳〉。（卷2·頁6）

可見，本條實源於湯氏。又，〈擬古九首·其五〉，「三旬九遇食」下，何注云：

《說苑》：「子思三旬九食。」<sup>61</sup>

李注云：

《說苑》：「子思三旬九食。」<sup>62</sup>

湯注云：

《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卷4·頁1）

可知，此條亦湯漢所出，為湯氏的陶學成果。

《陶靖節集》中，所援湯氏箋注與評鑒語，明確標注「湯東澗曰」者，計 18 條；全書引湯氏陶學成果，合計 80 條，受其陶學影響頗深！如〈飲酒二十首·其十

<sup>59</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卷2，頁1-57。

<sup>60</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2，頁79。

<sup>61</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卷4，頁1-107。

<sup>62</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4，頁154。

三〉，「日沒燭當炳」下，何注云：

**湯東澗曰：**「醒者與世計分曉，而醉者頽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sup>63</sup>

又，〈擬古九首·其五〉，「念此使人懼」下，何注云：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sup>64</sup>

尤值注意者，其〈述酒〉詩明確標注「湯東澗曰」者，計3條，李注中則僅1條，實已邁越李氏徵引湯注之範疇。如「南越無餘雲」下，何注云：

**湯東澗曰：**「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難未沒，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脩渚，疑指江陵。」<sup>65</sup>

所援湯氏箋注評論語，為李注中所無。據此，筆者推測以為，何氏初注《陶集》時，因未見湯著，乃以李注為箋注校釋的底本。洎完稿後，復得湯注原籍，乃對湯氏尤為致力，以史證詩的〈述酒〉篇，重加補苴校訂，益入湯說。是故，未見湯氏原書前，因以李注為校注依據，其未標明稽於湯氏者，何氏實不知原為湯氏陶學成果，乃於不自覺中受其學術所影響。及窺湯注全豹，雖已知此部分實屬湯說，然因古人著述，並無註明出處習慣，遂依仍原舊，未加改動並注明從出。校稿付梓時，因失於精審，未將〈九日閒居〉詩「空視時運傾」下，「李公煥曰」加以刪除，修訂為「湯東澗曰」，致有此矛盾與歧出處！

### 3、清·吳瞻泰《陶詩彙注》

吳瞻泰（1657-1735），字良齋，號「東巖先生」，安徽歙縣人。生於清·順治

<sup>63</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卷3，頁1-91。

<sup>64</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卷4，頁1-113。

<sup>65</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卷3，頁1-99。

14年，卒於清·雍正13年，年79歲。<sup>66</sup>傳家學，研治六經，工律詩。科舉不遇，連試十五年不第。雍正某年，舉孝廉方正，不就。<sup>67</sup>著有《陶詩彙注》、《陶詩提要》、《刪補文選注》、《古今體詩》、《杜詩提要》等。

《陶詩彙注》，四卷。其撰述旨歸，在以考據學之方法，對陶詩的內容進行箋注箋證。此外，並對陶詩中的部分詩篇，予以鑑賞和評論。全書徵引浩繁，除傳世相關《陶集》外，並廣及《經》、《傳》、《子》、《史》、字書、辭書、地理、方志、詩、文、別集、小說、筆記、譜牒、簿錄、詩話、藥籍等。乃至民間流傳的古謠，均廣搜博采，據以箋注校釋陶詩。悉心考訂，力戒空談，究其異同，詳覈始末，體現清初考據家尚實證，無徵不信，嚴謹踏實的治學態度！本書卷末，附「諸家詩話」，摘錄前人研究陶詩者的評論與心得文字，以供後學檢索參酌；薈萃眾說，錄於一編，讀者所需相關陶評資料，幾可取足於此，不煩他索，為陶詩研究者提供資料檢索之便，極具參考與實用價值！其箋注校正之底本，據〈凡例〉言：

後得湯東澗、劉坦之、何燕泉、黃維章諸本，漸次加詳；而吾友汪于鼎洪度、王名友棠，各有箋注，亦折衷採錄。<sup>68</sup>

吳注中據以箋證陶詩的底本，有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劉履《選詩補註·陶詩》卷、何孟春《陶靖節集》、黃文煥《陶詩析義》等四本。

吳注中有少數考據和箋證，為對傳世諸《陶集》考證成果的繼承，吳氏標注以「原注」。〈凡例〉言：「今於舊本所有者，曰『原注』。」<sup>69</sup>筆者統計，全書中標有「原注」的考據，共41條；其中，計9條，若取湯注加以對勘，可知實徵引於《陶靖節先生詩集》。如〈九日閒居〉，「空視時運傾」下，吳注云：

<sup>66</sup> 清·李果撰：《在亭叢稿·二吳先生傳》言：「歲乙卯，東巖年七十九，夏四月，卒。」收入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7，頁469。按：吳氏之生卒年，筆者即由此推得。

<sup>67</sup> 清·李果：《在亭叢稿·二吳先生傳》，收入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冊，卷7，頁469。

<sup>68</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48。

<sup>69</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凡例》，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頁48。

〔原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旨趣。」<sup>70</sup>

此處，吳氏對湯氏的箋注，表示其商榷與不滿之意。又，〈飲酒二十首·其十九〉，「亭亭復一紀」下，吳注云：

〔原注〕：「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一紀』，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作。」<sup>71</sup>

可知，本詩作於義熙元年乙巳（405），淵明時年 41 歲，說法實本於湯注。

除「原注」9 條外，吳注中援引湯注的箋注考據，計 32 條；詩後的評騭考論語，稽於湯注者，計 8 條；合計徵引於湯注，49 條。其中，僅少數箋注之條，標注以「東澗曰」或「湯東澗曰」；多數箋注則未標明徵引於湯注，引用二手材料，須援湯注加以對勘，方能得知其源流。至於詩後的評論援於湯漢者，均標注「湯東澗曰」或「東澗曰」，以見其從出。湯注作為吳注箋注校訂的底本之一，對吳氏陶學的影響，實不容小視輕忽！如〈飲酒二十首·其二十〉，「不見所問津」下，吳注云：

〔湯東澗曰〕：「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群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不見所問津』，蓋淵明自況於沮、溺，而嘆世無孔子徒也。」<sup>72</sup>

「為事誠殷勤」下，湯注云：

「諸老翁」，似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群儒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

「不見所問津」下，湯注云：

「不見所問津」，蓋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卷 3·頁 8）

吳氏箋注實援於湯氏，合二條而綜引之。又，〈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四〉，「迺在崑山陽」，「崑」字下，吳注云：

<sup>70</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卷 2，頁 69。

<sup>71</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卷 3，頁 82。

<sup>72</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3 冊，卷 3，頁 82。

音密。<sup>73</sup>

吳氏以直音法注「峯」字的讀音，雖未標注「東澗曰」或「湯東澗曰」，然以湯注對勘，可知實本於湯氏。又，〈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祖謝響然臻」下，吳注云：

〔孔融·薦禰衡表〕：「群士響臻。」<sup>74</sup>

湯注云：

〈薦禰表〉：「群士響臻。」（卷2·頁4）

所徵孔融〈薦禰衡表〉語，吳氏實稽於湯注，引用二手資料，援於湯氏考據成果。

此外，《陶詩彙注》各詩後，多數均有品鶯評論文字，援諸家考評語，對陶詩加以評鶯和鑑賞。徵於湯氏者，如〈飲酒二十首·其六〉詩後，吳氏引湯漢語言：

〔湯東澗曰〕：「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毀譽，非所計也。」<sup>75</sup>

「且當從黃綺」下，湯注云：

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卷3·頁5）

吳氏評論之語，雖徵引於湯氏，文字內容上則稍有差異。又，〈飲酒二十首·其十一〉詩後，吳氏引湯漢語言：

〔東澗曰〕：「顏、榮皆非希身後名，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sup>76</sup>

「人當解意表」下，湯注云：

顏、榮皆非希身後名者，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

<sup>73</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卷4，頁92。

<sup>74</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卷2，頁70。

<sup>75</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卷3，頁80。

<sup>76</sup>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卷3，頁81。

處，正在身名之外也。」(卷3·頁6)

所援湯氏評論以品騫陶詩，文字內容亦略有些許不同，然旨意實全無殊別。

#### 4、清·溫汝能《陶詩彙評》

溫汝能，字希禹，號謙山，廣東順德人。生卒年不詳。乾隆53年(1788)舉人，官中書科中書。品格高尚，光風霽月，逸於流品。中歲告歸，築室於蓮溪上，顏其齋曰「聽松草閣」，藏書萬卷，潛心著述。編有《粵東文海》、《詩海》；著有《謙山詩文鈔》、《龍山鄉志》、《畫說》、《陶詩彙評》等。

《陶詩彙評》，四卷。匯集諸家陶評文字於一編，稽徵浩繁，眾說薈萃，資料豐贍，考據詳謹；學者披覽是書，所需相關陶學評論資料，幾可取足於此，無假他求。其據以箋注評騫的底本，即李氏《箋註陶淵明集》。拙文〈試論溫汝能《陶詩彙評》〉言：

若將溫著與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對勘，可知溫汝能《陶詩彙評》的撰述體例，詩題、詩序、詩句、箋注、評論的格式，完全承襲自李書；所錄考釋、箋注、按語、評論之文字，亦因襲是書而多所增補。<sup>77</sup>

拙文又言：

本書以宋代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為底本，在撰述體例上亦規模之，並有所創造開新，兼博采各家評論考證意見，補充置之詩後，故能後出轉精，成就直出李公煥本之上。<sup>78</sup>

除援李注為主要校注底本外，湯注亦為溫氏據以箋注評騫陶詩的底本之一。溫氏識言：

陶詩宋以前無注者，至湯東澗始發明一二而未詳。<sup>79</sup>

溫氏曾親眼寓目湯注，並對其內容過於賅要，表示遺憾與不足之意。全書箋注考據

<sup>77</sup> 黃世錦：〈試論溫汝能《陶詩彙評》〉，《東華漢學》15(2012.6)，頁136。

<sup>78</sup> 黃世錦：〈試論溫汝能《陶詩彙評》〉，頁172。

<sup>79</sup>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卷4，頁142。

援於湯注者，達 46 條。其中，16 條，為李注中所無，實溢出李氏徵引湯氏的範疇。足證溫氏撰《評》，乃以湯注為校注評論陶詩的底本，非援李注為依據輾轉徵稽湯說，引用於二手資料。溫《評》中，所稽湯氏箋注考據為李注中所無者，如〈詠荊軻〉，「君子死知己」，「君子」下，溫《評》云：

一作之子。<sup>80</sup>

湯注云：

一作之。(卷 4·頁 7)

又，〈桃花源記〉，「便扶向路」，「扶」字下，溫《評》云：

一作於。<sup>81</sup>

湯注云：

一作於。(卷 4·頁 11)

此外，《陶詩彙評》中，詩後驚評語稽於湯注者，計 21 條。其中，未標注援於湯注者，2 條；標注「東澗曰」者，3 條；標注「湯東澗曰」者，16 條。如〈四時〉詩後，溫氏引思悅語言：

**思悅曰：**「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sup>82</sup>

溫氏評語，言此語出於僧思悅，為湯注補苴罅漏。然此並非其覃思獨研者，實本於凌濛初說。<sup>83</sup>又，〈問來使〉詩後，溫氏彙評言：

**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sup>84</sup>

<sup>80</sup>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卷 4，頁 119。

<sup>81</sup>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卷 4，頁 133。

<sup>82</sup>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卷 3，頁 94。

<sup>83</sup> 明·凌濛初：《陶靖節集·四時》詩題下，凌氏箋注言：思悅曰：「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覺。」收入魏同賢、安平秋主編：《凌濛初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卷 3，頁 35。

<sup>84</sup>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卷 2，頁 31。

溫氏於此，實移湯注為評語。又，〈歸園田居六首·種苗在東臯〉詩後，溫氏彙評言：

**湯東潤曰：**「『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語判然矣！」<sup>85</sup>

全書箋注和評騭徵於湯漢者，合計 67 條，受湯氏陶學影響，實可謂之深刻！

## 5、清·陶澍：《靖節先生集》、《陶靖節集注》

陶澍（1779-1839），字子霖，號雲汀，晚號「髯樵」，又號「桃花漁者」，湖南安化人。生於清·乾隆 43 年，卒於清·道光 19 年，年 62 歲。陶必銓之子。畢生仕途順遂，至於封疆大吏。官安徽巡撫、江蘇巡撫，長期擔任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宦游所至，疏通運河，整頓鹽政，興辦書院，獎勵人才，號為循吏。著有《印心石屋詩鈔》、《陶文毅公全集》、《靖節先生集》等。

陶澍所撰《陶集》流傳於坊間者，有《靖節先生集》和《陶靖節集注》二本，其內涵異同處如下：

### （1）《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集》，十卷。卷 1 至卷 4 為詩，卷 5 〈賦〉、〈辭〉，卷 6 〈記〉、〈傳〉、〈述〉、〈贊〉，卷 7 〈疏〉、〈祭文〉，卷 8 〈五孝傳〉，卷 9 〈集聖賢群輔錄·上〉，卷 10 〈集聖賢群輔錄·下〉。此部分，《陶靖節集注》完全相同。此外，本書卷首，附〈四庫全書提要〉、〈諸本序錄〉、顏延之〈陶徵士誄〉、《宋書·隱逸傳》、蕭統〈陶淵明傳〉、《晉書·隱逸傳》、《南史·隱逸傳》、〈蓮社高賢傳〉、〈誄傳雜識〉；卷後，附〈諸本評陶彙集〉、〈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淵明詩話摘存〉、〈續鈔詩話〉、〈論陶〉。

### （2）《陶靖節集注》

《陶靖節集注》，十卷。卷首，除〈諸本序錄〉等外，多附「靖節先生像、張燕昌摹像記」、「陶靖節先生小像、吳騫贊」、「陶淵明墓山圖」；卷後，除〈諸家評陶彙集〉等外，多附〈東坡和陶詩〉。少〈淵明詩話摘存〉、〈續鈔詩話〉、〈論陶〉。

陶澍《靖節先生集》和《陶靖節集注》，用以箋注校訂《陶集》的底本，據《陶

<sup>85</sup>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卷 2，頁 30。

靖節集注·例言》：

是集宋苕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為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群賢，要以三家為本。<sup>86</sup>

此外，陶氏《陶靖節集注》又言：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sup>87</sup>

陶氏據以箋注校正《陶集》的底本，主要為湯漢《陶靖節先生詩集》、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何孟春《陶靖節集》三本。對陶澍《靖節先生集》校注《陶集》的底本及學術成就，魏曉娟《陶澍〈靖節先生集〉研究》言：

陶澍作為陶淵明的後人，憑借其豐富的文獻學知識，吸取了乾嘉學派的優長，並且根據他所搜集的版本如李公煥本、湯漢注本、何孟春本、焦紘本、何焯本、吳瞻泰本等諸家本子，另外還依據《文苑英華》、《初學記》、《文選》、《藝文類聚》等古注和類書，對陶集作了一次審慎精準的校勘，為後世提供了一個陶集的精校本，論其功勞，可謂卓著。<sup>88</sup>

魏氏以為，《陶集》流傳既廣，復以屢經傳鈔，各本間多有異文現象，訛謬歧出處。陶澍有鑑於此，撰《靖節先生集》十卷，援湯漢等諸家《陶集》注本，對錯謬處予以勘謬補缺，糾譌正誤，並益以己之獨見，成為《陶集》集大成之著，極大裨益於後學！

陶氏《靖節先生集》與《陶靖節集注》，書中援引湯漢處，達 206 條，各標注以「湯本云」、「湯本作」、「湯注」、「湯本」、「湯漢注」等，受湯氏陶學影響實深！其中，標注「湯本云」者，計 97 條，所佔的箋注數量最夥；標注「湯注」者，計 80 條；標注「湯本作」者，計 23 條；標注「湯本」者，計 5 條；標注「湯漢注」者，

<sup>86</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99），頁 1。

<sup>87</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例言》，頁 1。

<sup>88</sup> 魏曉娟：《陶澍〈靖節先生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23。

僅 1 條。陶注中標注「湯本云」者，如〈答龐參軍并序〉，「相知何必舊」下，陶注云：

《湯本》云：「一作早。」<sup>89</sup>

標注「湯注」者，如〈命子〉，「而近可得」下，陶注云：

《湯注》：「言長沙公心期之高遠也。」<sup>90</sup>

標注「湯本作」者，如〈勸農〉，「熙熙令德」下，陶注云：

《湯本》作德。<sup>91</sup>

標注「湯本」者，如〈停雲并序〉詩題後，陶注云：

四言各題下，《湯本》、《焦本》俱有「一首」二字。<sup>92</sup>

標注「湯漢注」者，〈命子〉詩，「庶其企而」下，陶注云：

湯漢注：「孔伋，因『求思』而言。」韋玄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sup>93</sup>

值得一提的是，《靖節先生集》和《陶靖節集注》，其卷之一「詩四言」標題後，陶注云：

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漢，其本不可得，僅散見於李、何二本云。<sup>94</sup>

陶氏自言撰述時未見湯氏注本，所錄湯氏箋注乃從李注和何注中輯錄而得，援用於

<sup>89</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2，頁 116；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2，頁 22。

<sup>90</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1，頁 94；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1，頁 10。

<sup>91</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1，頁 91；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1，頁 8。

<sup>92</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1，頁 77；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1，頁 1。

<sup>93</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1，頁 95；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1，頁 11。

<sup>94</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1，頁 77；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1，頁 1。

二手資料。然而，〈凡例〉中陶氏自言箋注《陶集》，主要取湯注、李注、何注三家為底本，對《陶集》加以箋注和校訂，豈非自相矛盾牴牾？對此，付振華《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研究》言：

關於陶澍是否得見湯漢注本，《諸本序錄》與正文注釋存在矛盾。《停雲》題下注：「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漢，其本不可得，僅散見於李、何二本。」莫友芝校語以為：「湯本既有吳騫刊者，不應云不可得。」而《諸本序錄》恰好又說：「按東礪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應是陶澍初未見吳騫刻本時作《停雲》詩注，得見吳騫本後作《諸本序錄》，因未定稿，而周詒樸又不敢擅自改動，故前後矛盾而沒有校出。<sup>95</sup>

筆者以為，陶氏於卷之一「詩四言」標題後，注言撰述時未見湯注，書中所錄湯注乃輯於李、何二氏者之語，並非於作〈停雲〉詩注時所言，乃其對全《集》陶詩的泛說，此由語置於〈停雲〉詩前，非置於詩題之後，即了然可知。付氏於此實因誤解文本，導致有此誤說。由此語實可確知，陶澍撰《集》於完稿後，付梓前曾幾經易稿，予以大幅度的補充和修訂！

由於李注乃以湯注為撰著的底本，全書箋注與評論稽於湯氏者，達 67 條。其中，湯注中的異文之條，計 174 條，李氏或以湯注在前，典型已具；或為避免繁冗蕪雜，體例難以統一，故全未加以徵引。此外，何氏初撰著時因以李注為底本，故對湯注中的異文之條，亦全未加以稽援。如〈於王撫軍座送客〉，「目送回舟遠」下，陶注云：

《湯本》云：「一作往。」<sup>96</sup>

湯注云：

一作往。(卷 2·頁 8)

又，〈乞食〉，「言詠遂賦詩」，「詠」字下，陶注云：

<sup>95</sup> 付振華：《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研究》（桂林：廣西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碩士論文，2012），頁 6、7。

<sup>96</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 2，頁 123；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 2，頁 26。

《湯本》云：「一作興言。」<sup>97</sup>

湯注云：

一作興言。（卷2·頁4）

凡此，湯注中的異文與考據，均為李注與何注中所無。可知，陶氏撰注《陶集》，初稿時由於未見湯著，故以李注和何注為箋注之底本，將李注中援於湯氏的箋注和評論，加以援引輯入；且除李注與何注中明確標注為湯說者外，二書中未標注出於湯注者，陶氏此時應不知其原本於湯氏。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終返班生廬」下，陶注云：

《湯注》：〈班賦〉：「求幽貞之所廬。」<sup>98</sup>

李注云：

〈班賦〉：「求幽貞之所廬。」<sup>99</sup>

何注云：

班固〈幽通賦〉：「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sup>100</sup>

湯注云：

〈班賦〉：「求幽貞之所廬。」（卷3·頁1）

筆者以為，陶氏後得吳騫拜經樓本湯注，因知諸條實源於湯氏，故於修訂稿時，乃將稽援於李氏的「李注」刪除，將其正本清源，還箋於湯漢。書中對湯注的稱謂，體例上欠缺統一，足見定稿前曾屢經刪削增補。此外，並將湯注中其箋注異文之條，一併補入撰中，故幾成湯注全璧。由於陶注易稿後，校稿時偶有疏慎，未記將此言

<sup>97</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2，頁111；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2，頁19。

<sup>98</sup>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卷3，頁142；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卷3，頁34。

<sup>99</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3，頁98。

<sup>100</sup>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第1冊，卷3，頁1-71。

加以刪除，致與〈凡例〉中語產生矛盾牴牾；後之學者為其輯校，因不明撰注波折，本於尊重作者原著，不敢擅加改動，遂成陶學聚訟公案。

## （二）間接影響

傳世《陶集》受湯注間接影響者，有元·劉履《選詩補註·陶詩》卷、明·凌濛初《陶靖節集》、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分述如下：

### 1、元·劉履《選詩補註·陶詩》卷

劉履（1317-1379），字坦之，號「草澤閒民」，浙江上虞人。生於元·仁宗嘉祐4年，卒於明·太祖洪武12年，年63歲。幼聰明，邃於《詩》、《書》；操履端重，入明不仕。著《選詩補註》八卷、《選詩補遺》二卷、《選詩續編》四卷，通稱《風雅翼》。

《選詩補註》，八卷。據謝肅〈選詩補註序〉：「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既望」語<sup>101</sup>，可知成書於元順帝至正21年（1361）；據戴良〈風雅翼序〉：「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語<sup>102</sup>，可知諸撰匯刻成《風雅翼》，在元順帝至正23年（1363）；此外，據夏時〈選詩補註序〉：「至正乙巳三月初吉」語<sup>103</sup>，可知《選詩補註》於元順帝25年（1365）曾經重刊，推測內容或經補苴修訂。劉氏其撰旨，在對梁·昭明太子蕭統所撰《文選》，就其所選之詩重加訂選，得詩212首；此外，並稽覈典籍，搜其未錄，廣所未備。補入陶詩29首、漢·酈炎詩2首、東漢·曹植詩1首、晉·阮籍詩2首，計收詩246首。<sup>104</sup>其中，第五卷〈晉詩三〉收錄陶淵明四言詩2首、五言詩35首，計收陶詩37首。

劉氏《選詩補註·陶詩》卷，其撰述內涵實受李注的影響，以其為撰著補註陶

<sup>101</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收入《風雅翼》（元刻本，1365），頁3。

<sup>102</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頁3。

<sup>103</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頁3。

<sup>104</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凡例》言：「愚故特於其中，重加訂選，得二百十有二首；又常恨《陶靖節詩》在《文選》者甚少，今就其本《集》，增取二十九首；又於《後漢書》得酈炎詩二首、於《文章正宗》得曹子建〈怨歌行〉一首、於《阮嗣宗集》得〈詠懷〉二首。皆《文選》所遺者，總二百四十六首，釐為八卷。」

詩之底本。如〈九日閒居〉詩後，劉注云：

「時運傾」，李公煥謂：「指易代之事。」<sup>105</sup>

劉氏自言，本辭義之箋注，乃承襲於李公煥。「空視時運傾」下，李注云：

「空視時運傾」，指易代之事。<sup>106</sup>

事實上，李氏此箋注，乃承襲於湯漢。「空視時運傾」下，湯注云：

「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之事。（卷2·頁2）

可知，劉氏乃以李注為撰注的底本，非援於湯漢原著。全卷徵引李注以箋注陶詩之字義、詞義者，共5條。如〈和劉柴桑〉詩後，劉注云：

田三歲曰「畬」。「谷風」，東風也。<sup>107</sup>

「新疇復應畬」下，李注云：

《爾雅》：田三歲曰「畬」。<sup>108</sup>

又，「谷風轉淒薄」下，李注云：

《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sup>109</sup>

可知，劉氏此箋注，實本之於李氏。此外，援李注評論以箋注詩題或鷲評陶詩者，共6條。如〈擬古五首〉詩題後，劉氏評言：

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目，名其題云。<sup>110</sup>

〈述酒〉詩後，李氏評言：

考其退休後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

<sup>105</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5，頁5。

<sup>106</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2，頁59。

<sup>107</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5，頁9。

<sup>108</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2，頁81。

<sup>109</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2，頁81。

<sup>110</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5，頁21。

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sup>111</sup>

可知，其對〈擬古〉詩題的箋注驚語，實借鑒於李氏。全卷中援於李注者，計 11 條，益見為劉氏補註底本之事實！

劉氏《選詩補註·陶詩》卷，對陶詩詩題、比興之箋注箋證；以反切法、直音法箋注陶詩的讀音，均受李注直接之影響，而有創獲和開新。由於李注實受湯注的影響，故劉氏可謂受湯氏陶學間接影響者。如〈桃源詩〉詩題後，劉注云：

「桃源」，本東漢縣名，屬武陵郡。按：「武陵」，即今湖北之常德府。<sup>112</sup>

〈移居二首·其二〉詩後，劉氏箋注詩之比興云：

賦也。<sup>113</sup>

〈贈羊長史并序〉，「多謝綺與角」下，劉氏以反切法箋注「角」字讀音云：

盧谷反。<sup>114</sup>

又，「駟馬無貫患」，「貫」字下，劉氏以直音法箋注讀音云：

音世。<sup>115</sup>

此外，劉注中的箋注考據徵於李注，實則源出於湯氏者，計 4 條。由於李氏均未註明本於湯注，故劉氏於此實不自知，已受湯氏陶學的影響。如〈停雲〉第三章詩後，劉注云：

「平陸成江」，亦以寓陵谷變遷之意。<sup>116</sup>

劉氏此箋雖本於李注，實則源出於湯氏。至於評論語稽於李注，實則受湯漢陶評間接影響者，共 2 條。如〈歲暮和張常侍〉詩後，劉氏引湯漢語言：

**東潤湯漢曰：**「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之

<sup>111</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42。

<sup>112</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29。

<sup>113</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8。

<sup>114</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10。

<sup>115</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10。

<sup>116</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1。

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矣！」<sup>117</sup>

劉氏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之節、有為晉室復仇之志驚陶詩者，卷中達 17 條，為其品驚陶詩的核心涵旨。筆者以為，此除與其己之身世遭遇、家國之痛有關外，實亦受有湯氏陶評的影響。如〈飲酒十首·青松在東園〉詩後，劉氏評言：

因思己之仕晉，不免汨於眾人之中。及見彼皆屈節以附宋，然後吾之特立獨行者，乃為異耳。<sup>118</sup>

又，〈詠貧士〉詩後，劉氏評言：

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眾鳥群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來歸者，則自況其審時出處，與眾異趣也。<sup>119</sup>

又，〈詠荊軻〉詩後，劉氏評言：

此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思欲為晉求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sup>120</sup>

劉氏主要活動時間，處於蒙古異族鐵蹄統治下，政治黑暗社會動盪，生命朝不保暮。其評陶詩寓以山河之悲、故國之思、易代之節、有倣張良為韓復讎，以為晉室報仇之想，實為其心思情感的投射，胸懷理想之所寄寓！反映傳統知識份子奉持正朔的法統觀念，抵於腦中的漢民族優越感，難以逾越的夷夏心防；折射出面對故園滄桑，群黎哀苦，世微道衰，心中的鬱懣與愁腸！凡此，雖與身世遭遇密切相關，受湯氏陶學的啟迪和影響，實亦不容加以忽視！

## 2、明·凌濛初《陶靖節集》

凌濛初（1584 左右-1644，或謂卒於 1654），字元房，號初成，又號「即空觀主人」，浙江烏程人。生於明·神宗萬曆 12 年，卒於明·崇禎 17 年，年 61 歲；或謂，

<sup>117</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12。

<sup>118</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18。

<sup>119</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27。

<sup>120</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 5，頁 28。

卒於清·順治 11 年，年 71 歲。<sup>121</sup>凌稚隆子。生於仕宦書香世家，詩禮簪纓之族，自幼受良好教育，學識淵博，秉性清介。著有《陶靖節集》、《唐詩廣選》，《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所謂「二拍」之短篇小說等。

《陶靖節集》，八卷。凌南榮校。其撰述內涵，除在對《陶集》中詩、文其異文加以箋注箋證外<sup>122</sup>，主要在藉由眉批的形式，對《陶集》詩、文予以評論評點。此外，少數詩句下並稽引諸家評陶文字，寓評於注，對陶詩的詩意加以箋注和箋釋。「諸家之評其詩者，陶則宋人獨詳」<sup>123</sup>，書中所徵引的諸家評陶文字，實全出於《箋註陶淵明集》，是以李注為底本，對《陶集》中的詩、文加以評論評點者。如〈飲酒二十首·其七〉詩後，凌氏眉批言：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葉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蘇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sup>124</sup>

凌氏援良齋、定齋、蘇軾論陶語，對本詩加以評論評點，實借三氏酒杯，澆己陶評塊壘。李注於詩後援三家驚語言：

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菊詩多矣，未有能及淵明詩，語盡菊之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華不足以當此一『佳』字。然終篇寓意高遠，皆繇菊而發耳。」

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語，洗盡古今塵俗氣。」

蘇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sup>125</sup>

凌氏的眉批評點，實全稽於李注，惟稍易其次序。凌評對《陶集》詩、文的評論評點，與相關詩句之箋注箋證，均全稽於《箋註陶淵明集》，亦步亦趨於李注，以之為

<sup>121</sup> 楊家駱主編：《歷代人物年里通譜》（臺北：世界書局，1993），頁 551。

<sup>122</sup> 按：筆者統計，全書箋注陶詩中的異文，達 108 條之多。如〈歸園田居·其一〉，「榆柳蔭後簷」句下，凌氏注云：「一作園，非。」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收入《凌濛初全集》，卷 2，頁 9。

<sup>123</sup> 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附錄》，頁 73。

<sup>124</sup> 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卷 3，頁 27。

<sup>125</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22。

評點眉批的依據。李注中多數諸家評騭語，均為凌氏忠實繼承，實可謂步武李氏陶學成果者。

在受湯氏陶學影響方面，凌評中源於湯注者，計 20 條。其中，未明確標注出於湯氏者，3 條；標注有「湯東澗曰」者，16 條；「東澗曰」者，1 條。如〈榮木並序〉詩後，凌氏眉批言：

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捨』；《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云爾。」<sup>126</sup>

「安此日富」下，李注云：

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捨』；《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云爾。」<sup>127</sup>

由於凌評完全步趨於李注，轉引其中資料，故凌氏實不知此箋，乃根源於湯氏。「安此日富」下，湯注云：

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捨』；《詩》：『一醉日富。』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爾。」（卷 1·頁 3）

可見，凌氏實不明此條乃承襲於湯注，不自覺已受湯氏陶學所影響。

凌評中箋注與眉批，標注「湯東澗曰」或「東澗曰」，凌氏自覺已受湯氏陶學影響者，如〈飲酒二十首·其十一〉，「人當解意表」下，凌評云：

東澗曰：「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sup>128</sup>

凌評此箋在李注中原為詩後評論<sup>129</sup>，凌氏移評為注。又，〈時運並序〉詩後，凌氏眉批言：

湯東澗曰：「『閒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

<sup>126</sup> 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卷 1，頁 3。

<sup>127</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1，頁 37、38。

<sup>128</sup> 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卷 3，頁 29。

<sup>129</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27。

浴沂者之心矣！」<sup>130</sup>

凌評中所援湯氏評論語，均轉稽於李注，引用於二手資料，故凌氏實受湯氏陶學間接之影響。誠然，凌評步趨於李氏，雖屬借花獻佛，乏於開創，然亦嘉惠後學，功在陶史，成就值得肯定。不能以全因襲李注，述而不作，輕易貶損其價值。

### 3、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

邱嘉穗，字秀瑞，一字實亭，福建上杭人。生卒年不詳。據邱氏〈陶詩箋註·序〉言：「康熙甲午三月既望」之語<sup>131</sup>，可知卒於康熙 53 年（1714）以後。父士任，子紫瀾。康熙 45 年（1706），署廣東歸善縣令，任內獎掖人才，提攜後進，操履廉潔，惠愛百姓，移風易俗，卓有政聲。著有《東山草堂文集》、《東山草堂詩集》、《東山草堂詩集續編》、《邇言》、《東山草堂陶詩箋》等。

《東山草堂陶詩箋》，五卷。全書以李注為底本，立足於李氏學術成果，為之糾謬正譌，踵事增華，補苴資料；並益以己身箋注成果，評言驚論以箋注箋證陶詩。其繼承李氏陶學處，如書前〈總論〉，收錄蘇軾等 19 家評論，共 27 條；其中，16 家，計 21 條，因襲於李注。<sup>132</sup>此外，書中箋注徵於李氏者，達 170 條，佔全書箋注半數以上。如〈還舊居〉，「疇昔家上京」下，邱注云：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sup>133</sup>

李注云：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淵明故居。」<sup>134</sup>

<sup>130</sup> 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卷 1，頁 2。

<sup>131</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220。

<sup>132</sup> 19 家為：朱文公，4 條；黃山谷，3 條；東坡、胡仔、陸象山，2 條；陳後山、楊龜山、葛常之、劉後村、蔡寬夫、真西山、魏鶴山、休齋、湯文清、祁寬、張續、陳夢壁、《西清詩話》、《雪浪齋日記》，1 條。其中，朱文公 2 條，陸象山、魏鶴山、陳夢壁評論之條，為邱氏所增補。見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頁 225-228。

<sup>133</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卷 3，頁 245。

再則，詩後所錄諸家評騭援於李注者，計 89 條。全書稽於李注者，合計 280 條，受李氏陶學影響實深！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後，邱氏評言：

按：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舊註）<sup>135</sup>

所援「舊註」，即本於李注。本詩後李氏評言：

按：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sup>136</sup>

借鑒李氏箋言騭語，發為己之陶評議論，澆己胸中評陶塊壘，受李氏陶學影響深刻程度，於此實可窺其端倪！

在受湯氏影響方面，因邱氏援李注為校注底本，故書中相關湯氏箋注與考評，皆由轉引李注而得，實受湯漢陶學間接的影響。在箋注方面，稽於湯氏者，計 31 條；其中，僅 1 條，標注有「湯東澗曰」，其餘則無，實於不自覺中受湯氏陶學影響。如〈時運并序〉，「邈不可追」下，邱注云：

**湯東澗曰**：「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sup>137</sup>

又，〈答龐參軍并序〉，「君其愛體素」下，邱注云：

〈曹子建詩〉：「王其愛體素。」<sup>138</sup>

此條箋注邱氏雖徵於李注<sup>139</sup>，實則本為湯箋。湯注云：

〈曹子建詩〉：「王其愛體素。」（卷 2·頁 5）

<sup>134</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06。

<sup>135</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卷 3，頁 245。

<sup>136</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3，頁 108。

<sup>137</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卷 1，頁 228。

<sup>138</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卷 2，頁 237。

<sup>139</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 2，頁 76。

凡此，若取湯著對勘，即可瞭然其出處，明其實受湯氏陶學間接之影響。

在驚評論語方面，除〈總論〉1條外，詩後考評語稽於湯氏者，共33條。合計34條：其中，14條，因李氏未標明援於湯著，故邱氏實不明其從出，亦不自覺間受湯學影響處。如〈飲酒二十首·其十九〉詩後，邱氏評言：

按：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sup>140</sup>

本條邱氏雖稽於李注<sup>141</sup>，實為湯漢的考據議論。此外，《箋》中明確標注「東澗曰」者，6條；「湯東澗曰」者，12條；「湯文清公曰」者，2條。如〈詠二疎并序〉詩後，邱氏引湯漢語言：

**東澗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sup>142</sup>

又，〈雜詩十二首·其三〉詩後，邱氏引湯漢語言：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sup>143</sup>

又，〈總論〉，邱氏引湯漢語言：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sup>144</sup>

全書源於湯注者，達65條，受湯氏陶學之影響，實亦不容加以忽視！

<sup>140</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3，頁251。

<sup>141</sup>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卷3，頁134、135。

<sup>142</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4，頁261-262。

<sup>143</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4，頁257。

<sup>144</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總論》，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頁227。按：本條，「湯文清公曰」，邱氏誤為「楊文清公曰」，誤「湯」字為「楊」字；又，〈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詩後，邱氏誤為「楊文靖公曰」，誤「湯」字為「楊」字、「清」字為「靖」字，於此誤處，謹加勘正。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3，頁244。

此外，與湯漢、李公煥、劉履同，邱《箋》中亦多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之節、有為晉室復仇之志論陶詩。筆者以為，此除與邱氏身世遭遇，時代環境背景因素有關外，受湯氏陶評影響，亦為其中要因。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詩後，邱氏評言：

遠瞻陵岑之奇絕，近懷松菊之貞秀，皆與陶公觸目會心，實借以自寓其不臣宋之高節，所謂「賦而比」也。<sup>145</sup>

又，〈歲暮和張常侍〉詩後，邱氏評言：

「市朝悽舊人」，及「明旦非今日」，皆指易代之事而言。前〈九日閒居〉詩，猶曰「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雖坐視晉亡而不能救，猶以命自安，而有養晦待時之意。此則直激於義，而嘆膂力之既愆，不可復以有為矣！<sup>146</sup>

又，〈雜詩十二首·其十一〉詩後，邱氏評言：

「慘風」，比晉亡宋興時；「春燕」，比附宋諸臣；「邊雁」，公自比；「離鷗」，亦比當時勞人，此愁人所以怨長夜也！<sup>147</sup>

邱氏活動於康熙朝，身歷鼎革易代際遇，後雖參與科舉，進入清王朝官僚仕宦體系，然明亡祚移家國傷痛，猶牽繫心中，徘徊躊躇，糾葛縈懷。彼時滿人基業漸固，鼎移形勢已成，入主中原的統治正當性，漸為漢民族所認可。邱氏雖為實現經世濟民之志，哀憐百姓疾苦勉強出仕<sup>148</sup>；然正朔淪亡，故園頹唐，以夏事夷，蒼生擾攘，仍惆悵胸中，悲感瀟鬱，不能或已！故其評論陶詩，每寓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不侍二主之節、為晉室復讎之想。除受湯氏影響外，實與身世遭遇密切相關，投射

<sup>145</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2，頁239。

<sup>146</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2，頁241。

<sup>147</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卷4，頁259。

<sup>148</sup> 范書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志·福建省·上杭縣志·人物》言：「二十九年鄉試中舉，適逢年荒飢饉，鄰縣禁糧外運，以致地方騷動，搶掠事件屢有發生。邱即寫信給知縣翁大中、游擊蔣大成，對飢民深表同情，希望地方官府體恤民艱，發倉賑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892。

改朝易代之際，知識份子躑躅仕隱，躊躇進退，糾葛矛盾的徬徨心態！

#### 四、結語

湯漢撰《陶靖節先生詩集》四卷，運用傳統訓詁註釋方法，繼承前人陶學成果，益以己之陶學心得，成今傳《陶集》首家注本，對後世《陶集》影響可謂極其深遠！傳世具影響力的重要《陶集》，多數受其直接或間接之影響，霑溉或潤澤，在其陶學成果的紹述和繼承下，補苴罅漏，箋注校正，後出轉精，推進陶學的發展。

湯《注》的撰述內涵，除繼承前人舊注外，主要在徵引典籍和前人說法，並己身陶學成果，對陶詩中的異文、詩題、音讀、比興、詞義、句義、人名等加以箋注箋證。此外，並對陶詩中的部分詩篇，予以品騖和評論。其據以箋證校注陶詩的底本，乃南宋·光宗紹熙 3 年曾集本《陶淵明詩》，全書箋注援於「曾集本」者，達 173 條；此外，湯氏並參酌於「韓子蒼本」、「東坡和陶」，加以箋注和校訂。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言：

湯本中，某字作某之字注固多，然比之《曾集本》、《莫氏翻刻本》則甚少。又其箋注，惟於〈述酒〉一首甚詳，他處則間有之耳，然〈述酒〉以外之箋注，果為湯氏手自為之否？頗屬問題。與李公煥《陶集》本重複者不勘，非李本蹈襲湯注，則湯注亦多取於湯以前之箋釋，所謂舊注者也。以余意言之，〈述酒〉以外之湯注，多取於舊注，而非湯氏專注也。<sup>149</sup>

橋川時雄「〈述酒〉以外之湯注，多取於舊注，而非湯氏專注」的觀點，頗遭郭紹虞的訾議和批評。郭氏〈陶集考辨〉言：

據是可知湯注用力之勤。或謂湯氏所注僅在〈述酒〉一篇者，可以知其妄矣。<sup>150</sup>

筆者以為，湯注中箋注異文 171 條、詩題 5 條、人名 1 條、反切 1 條，此徵於「曾

<sup>149</sup> 〔日〕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收入《雕龍叢鈔》第 1 冊（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頁 17。

<sup>150</sup> 郭紹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頁 282。

集本」處，即「取於舊注」者；除箋有「一作」的箋注計 163 條外，包括箋云「宋本」、「一本」、「舊注」、「舊作」等箋注之條，均承襲於「曾集本」。<sup>151</sup>故全書除〈述酒〉外，湯氏徵於《山海經》、《穆天子傳》、《春秋傳》、《國語》、《詩經》、《楚辭》、《說苑》、《新序》、《莊子》、《荀子》、《淮南子》、《太玄》、《史記》、《漢書》、《三國志》、〈韋玄成詩〉、〈薦禰表〉、〈幽通賦〉、〈移太常書〉、〈楊惲書〉、〈曹子建詩〉、〈太白詩〉等《經》、《史》、《子》、《集》與文獻者，計 22 家；稽於前賢蘇軾、黃庭堅、韓子蒼、蔡條、蔡澤等 5 人；非援於「曾集本」的相關箋注和考評，均屬湯氏的陶學成就，非繼承於前修者，數量實既多且夥，故橋川時雄說值得商榷！

在對陶詩中的部分詩篇，予以品賞和評論方面，湯注的評論旨歸，可歸納為「對陶淵明躬耕隱居，固窮守節，予以高度推崇」、「陶淵明恥仕二姓，有為晉室復仇之志」二點。湯氏在蕭統陶評的影響下，對陶淵明棄官歸隱，回歸園田居，耕稼隴畝，隱居自適，安貧樂道，固窮守節的高潔人格，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推崇！後世陶學者在蕭統和湯漢的影響下，對陶淵明決裂官場，揮別紅塵濁世，躬耕自資，養真衡廬，君子固窮的高尚節操，亦給予高度的評價和歌頌！此外，湯氏又在沈約等人陶學影

<sup>151</sup> 湯注中箋云「宋本」者：〈遊斜川一首并序〉，「率爾賦詩」，「爾」字下，注云：「宋本作共。」（卷 2·頁 3）「曾集本」云：「宋本作共。」（曾集本·頁 9）；〈述酒一首〉詩題下，注云：「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卷 3·頁 9）「曾集本」云：「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曾集本·頁 18）計 2 條。箋云「一本」者：〈答龐參軍一首并序〉，「況情過此者乎」，「況」字下，注云：「一本有其字。」（卷 2·頁 5）「曾集本」云：「一本又有其字。」（曾集本·頁 10）；〈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即事如以高」，「以」字下，注云：「一本作已。」（卷 2·頁 6）「曾集本」云：「一作已。」（曾集本·頁 10）；〈擬挽歌辭三首·其二〉，「今宿荒草鄉」下，注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卷 4·頁 10）「曾集本」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江茫茫』二句，極又作直。」（曾集本·頁 25）；〈桃花源記并詩〉，「欣然規往」下，注云：「一本有游焉二字。」（卷 4·頁 11）「曾集本」云：「一本有遊焉二字。」（曾集本·頁 31）計 4 條。箋云「舊注」者：〈述酒一首〉詩題下，注云：「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卷 3·頁 9）「曾集本」云：「儀狄造，杜康潤色之。」（曾集本·頁 18）。1 條。箋云「舊作」者：〈述酒一首〉，「平王去舊京」，「王」字下，注云：「舊作生。」（卷 3·頁 10）「曾集本」云：「平生去舊京。」（曾集本·頁 18）。1 條。按：阮氏明紅言：「湯漢提到『宋（庠）本』、『舊注』、『韓子蒼本』、『舊本』、《文選》、〈東坡和陶〉等『諸本』，這證明湯漢在注陶詩時參考了當時可以看到的各種陶集版本，掌握大量的文獻來源，進行仔細的校勘工作。」見阮氏明紅：《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頁 48。阮氏明紅誤以「宋本」、「舊注」、「舊本」等「諸本」，為湯漢援引當時可見陶集版本，對陶詩進行箋注和校勘者，然此實均繼承於曾集本《陶淵明詩》，於阮氏誤處，謹加勘正。

響下，以易代之感、興亡之事、恥仕二姓評騭陶詩。並在其所處時代環境，身世遭遇的憤懣悲苦中，最早提出淵明有為晉室復仇之志，欲求得刺客如荊軻者，倣張良狙擊始皇，輔佐劉邦滅秦，以為韓報讎之想。藉此投射感情，寄寓襟懷和理想，抒發難以言宣的抑鬱愁懣，從而對後世學者論騭陶詩，產生深刻的影響！

作為傳世《陶集》首家注本，湯注對後世《陶集》的影響，體現在對陶詩的異文、詩題、音讀、比興、詞義、句義、人名等之箋注、校訂和考據，以及對部分陶詩的評論和騭語上。由於古人撰述沒有註明出處的習慣，後之陶學者或稽於湯氏原著，或輾轉徵引於李注、何注等陶籍，援據二手資料；諸人每於自覺或不自覺間，祖述湯箋，承襲漢說，部分或完整加以稽援，受湯氏陶學的影響和潤澤。故謂湯注為陶學史的根柢，始源和祖脈，實亦不為過譽溢美，在陶學的發展與進程中，湯注實有不可磨滅的光輝和影響力！

如湯氏對部分陶詩的詩題，予以箋注和考辨，其學術成果與方法，即為後世《陶集》所繼承。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劉履《選詩補註·陶詩》卷、何孟春《陶靖節集》等《陶集》，均立足於湯氏學術成果的基礎上，繼往開來，補苴校注，佳意迭出。此外，在陶詩的音讀方面，湯注中以「反切法」和「直音法」箋注陶詩的讀音，亦為後之《陶集》所沿襲。如李注、劉注、何注、邱注等，均以反切或直音法標注陶詩的讀音，湯氏於此，實有承啟和伐木開道之功。在箋注陶詩的比興方面，李注除繼承湯說外，並參酌高元之語，以比興論陶詩，拓展陶學的新視野；稍後於李氏的元人劉履，以及清人邱嘉穗，均在李注和朱熹《詩集傳》影響下，意識到比興之於陶詩的意義和價值，全以比興說陶詩，為陶學的發展開闢新途徑。湯氏導夫時代先路，作之陶學先聲，開啟一時陶學風氣，其功實不可沒！他如相關異文、詞義、句義、人名等之箋證，亦在傳世多數《陶集》中，被部分援引或繼承，對後世陶學的影響，實可謂之深刻！

湯氏對陶淵明辭官歸里，養真衡茅，浪莽林野，躬耕南畝，固窮守節的高潔品格，給予高度的肯定和評價，亦對後世陶學者產生深遠的影響。諸人立足於湯氏陶評基礎上，對陶淵明歸耕隱居，棲遲山林，安道苦節，養真全志，給予深摯的歌頌和讚揚。如元人劉履對陶淵明棄官歸廬，固守安貧樂道之節，躬耕隱居之志，予以

知遇與推崇言：

靖節既退休田里，惟躬耕自資，保全名節，乃其至願也。故此詩言種豆南山，雖不免晨興夕歸之勤，草露沾衣之苦，亦不足惜，但使素願無違，如此足矣！此與後篇〈西田獲稻〉，詩意實相表裡。<sup>152</sup>

清人邱嘉穗對陶淵明歸隱衡廬，顛沛偃蹇，困頓匱乏，飢寒交迫的生活，亦表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此借古人以自況，其彭澤歸來，與妻孥安貧守道之意。〈本傳〉稱「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公同志。」「年飢感仁妻」數語，似為此而發。<sup>153</sup>

藉由諸家評語，後人對淵明胸懷濟民韜略，被迫辭官歸園，安貧守道，終老鄉野，士之不遇的窮厄處境，普遍寄予誠摯的慨嘆與同情。

此外，湯氏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之節、有為晉室復仇之志論陶詩，幾全為後代《陶集》援引和收錄，在陶學發展史上，直如品論陶詩的典評和經騖！郭紹虞〈陶集考辨〉言：

惟湯注既以表暴心事為主，時有不免失之過鑿者。<sup>154</sup>

袁行霈〈宋元以來陶集校注本之考察〉亦言：

陶淵明忠于晉室之說即「忠憤」說，卻被後來的注家過份地引申，用來解釋許多其他的詩文，難免有穿鑿附會之弊。<sup>155</sup>

筆者以為，二氏之說值得商榷。湯氏以後多數學者評騭陶詩，每就政治方面立說，輒以己身遭遇相比附，寄予易代滄桑和憤慨，藉以抒發襟懷和感情，隱寓個人的身世和故國禾黍之悲，為政治和社會理想服務，實有特殊的時代環境與個人遭際因素，值得後人加以理解和同情！除湯漢和李公煥外，如元人劉履撰《選詩補註·陶詩》卷，其〈擬古五首·少時壯且厲〉詩後評言：

<sup>152</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5，頁4。

<sup>153</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4，頁集3-261。

<sup>154</sup> 郭紹虞：〈陶集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頁282。

<sup>155</sup> 袁行霈：〈宋元以來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陶淵明研究》，頁203。

此晉亡已後憤世之詞，託言少時撫劍比遊，飢食首陽之薇，渴飲易水之流者，以寓夷、齊耻食周粟，荊軻為燕報仇之意也。<sup>156</sup>

劉氏主要活動時間，處於蒙元異族鐵蹄殘酷統治下，政治黑暗腐敗，社會動盪不安的亂世，知識份子地位低下，動輒得咎，飽受摧殘和壓抑。「一遭天下之多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宛有漢、魏以來作者風致。」<sup>157</sup>劉氏悲傷怨慕除形諸詠歌外，評價陶詩的視角每寓以易代之感，山河之悲，故國禾黍之思，此實與其身世遭遇密不可分，有時代環境和社會背景的因素。又，清初邱嘉穗撰《東山草堂陶詩箋》，書中以興亡之感、易代之事、恥仕二姓、有為晉室復仇之志評陶詩者，筆者統計達 26 條，為全書論騷陶詩的核心涵旨。如〈讀山海經·其十一〉詩後，邱氏評言：

此篇蓋比劉裕篡弑之惡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蕭統評其文曰：「語時事則指而可想」，非此類歟？<sup>15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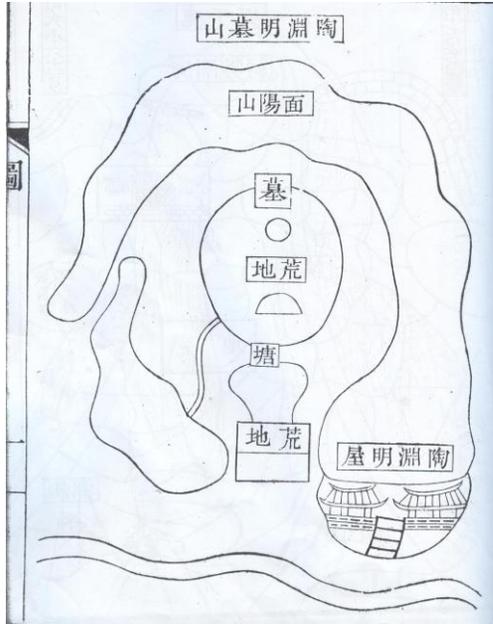
邱氏面對鼎革祚移，故園頹唐的時代遽變，以漢臣進入清王朝官僚體系，處於滿人猜忌境遇；正朔淪湮，以夏事夷，非我族類，孤臣孽子的惶惑心理，實於評陶中得到折射和宣洩！是故，湯氏以後遭受鼎移易姓際遇的士人，輒引湯氏為知己同調，援湯說以證己襟懷，發為「忠憤」意氣，借湯氏酒杯，澆己胸中懣鬱塊壘，用以投射感情，寄寓胸懷和理想；抒發亂世中知識份子，請纓無門，君子失路的悲懣與愁苦，除見湯氏影響後世陶學深遠程度外，讀者實能從中感知諸人內心的慷慨和淒涼！

<sup>156</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陶詩》，頁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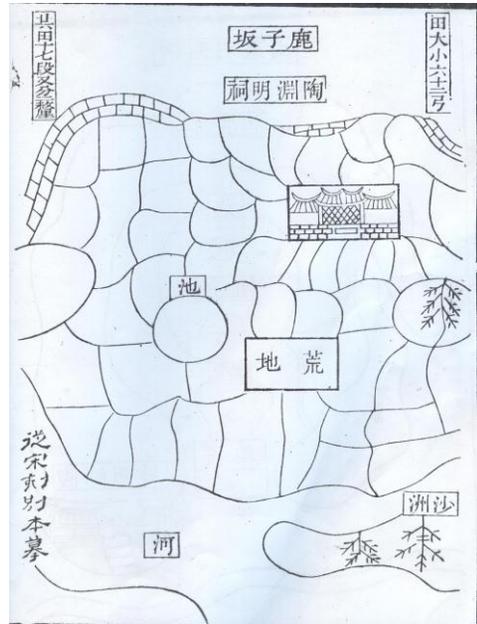
<sup>157</sup> 元·劉履：《選詩補註·夏時序》，頁 1。

<sup>158</sup>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 冊，卷 4，頁 265。

附圖



圖一 「陶淵明墓山圖」和「陶淵明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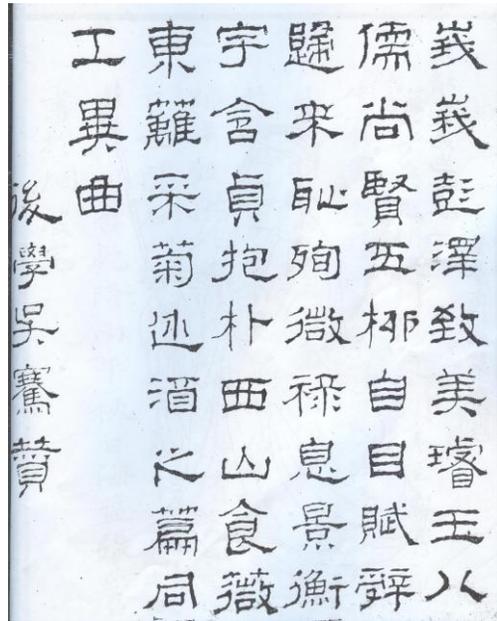
圖二 陶淵明祠



圖三 張燕昌摹「靖節先生象」



圖四 方薰摹宋何秘監畫「陶靖節先生小像」



圖五 吳騫隸書「贊語」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 晉·陶潛撰，宋·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
- 晉·陶潛撰，宋·曾集輯：《陶淵明詩》，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晉·陶潛撰，宋·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 晉·陶潛撰，宋·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集》，光緒乙酉年會稽章氏刊本。
- 晉·陶潛撰，明·何孟春輯：《陶靖節集》，收入陳明光、侯真平主編：《中國稀見史料第二輯·廈門大學圖書館藏稀見史料（一）》第1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 晉·陶潛撰，明·凌濛初輯：《陶靖節集》，收入魏同賢、安平秋主編：《凌濛初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 \* 晉·陶潛撰，清·吳瞻泰輯：《陶詩彙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楊家駱主編：《陶靖節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99。
- 晉·陶潛撰，清·陶澍注，戚煥填校：《靖節先生集》，臺北：華正書局，1996。
- \* 晉·陶潛撰，清·溫汝能纂訂：《陶詩彙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 南朝齊·沈約：《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清乾隆武英殿刊本。
- 南朝梁·蕭統：《昭明太子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
- \* 宋·朱熹：《詩集傳》，臺北：學海出版社，2001。
- 宋·蔡條撰：《西清詩話》，收入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元·方回：《桐江續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 元·劉履：《選詩補註》，收入《風雅翼》，元刻本，1365。
- 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安仁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77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李果撰：《在亭叢稿》，收入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清·黃宗羲撰，何紹基等校刊：《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1。

## 二、近人論著

- 付振華：《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研究》，桂林：廣西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2。
- \* 阮氏明紅：《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
- 范書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志·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黃世錦：〈試論溫汝能《陶詩彙評》〉，《東華漢學》15（2012.6），頁131-176。
- 楊家駱主編：《歷代人物年里通譜》，臺北：世界書局，1993。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鍾優民：《陶學發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 \* 魏曉娟：《陶澍《靖節先生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
- \*〔日〕橋川時雄：《陶集版本源流攷》，收入《雕龍叢鈔》第1冊，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ashikawa Tokio, *Tao Ji Ban Ben Yuan Liu Kao* [Investigation on the origin of version of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ao Yuan-Ming], adopted in *Diao Long Cong Chao* [One of the Multiple Copies of Book of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Vol.1, (Beijing: Wen Zi Tong Meng she, 1931).
- Ruan Shi Ming Hong, *Tang Han Zhu Jing Jie Xian Sheng Shi Yan Jiu* [Study on the Book of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ao Jing Jie” annotated by Tang Han], (Beijing: Doctoral Dis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04).
- [Jin] Tao Qian, *Qian Zhu Tao Yuan Ming Ji* [Collection of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f Tao Yuan-Ming], annotated by [Song] Lee Gong Huan,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1991).
- [Jin] Tao Qian, *Tao Jing Jie Xian Sheng Shi Ji* [Collection of Poems of Tao Jing Jie], annotated by [Song] Tang Han, in Reign Name of Penultimate Qing Emperor Guang Xu, Year of Ji You (1885), Kuai Ji: edition from the Zhang family.
- [Jin] Tao Qian, *Tao Shi Hui Zhu* [Compile of annotations of Poems of Tao Yuan-Ming], Edit by [Qing] Wu Zhan Tai, adopted in *Cong Shu Ji Cheng Xu Bian* [A Sequel of Collection of Books], Vol.163, (Taipei: Xin Wen Fung Press, 1989).
- [Jin] Tao Qian, *Tao Jing Jie Ji Zhu* [Collection of annotations of Tao Jing-Jie], annotated by [Qing] Tao Shu & edited by Yang Jia Luo, (Taipei: World Journal Bookstore, 1999).
- Wei Xiao Juan, *Tao Shu Jing Jie Xian Sheng Ji Yan Jiu* [Study on the book of “Series of Tao Jing-Jie” written by Tao Shu], (Xi An: Master diss., Northwest University, 2010).
- [Qing] Wen Ru Neng, *Tao Shi Hui Ping* [Compile of Criticisms of Poems of Tao Yuan Ming], (Taipei: Xin Wen Fung Press, 1980).
- Yuan Xing Pei, *Tao Yuan Ming Yan Jiu* [Study on the poet of Tao Yuan-Ming],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ong] Zhu Xi, *Shi Ji Zhuan* [Collection of Poems], (Taipei: Xue Hai Publisher, 2001).

